

經緯

第 二 卷 第 一 期

廢止秘密外交！

邵力子

國際間國防運用的觀察

楊杰

怎樣進攻日本？

胡伯翰

中國新文學的前途（長篇全刊）

胡秋原

「認真」與人生

程仲文

地獄餓鬼與畜生（答問）

王芃生

心理的安慰（小說）

王平陵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九月十日出版

我們的信念

- 一、建設三民主義的國家社會，必須以國防民生爲中心，以經濟建設爲階梯，以科學精神爲基礎。
- 二、實行三民主義的政治，必須祛除政治上貪污腐化的惡習，根絕社會上自私自利的劣性。
- 三、統一革命意志，集中革命力量，鞏固革命基礎，必須反對背叛民族國家利益、及違反政府法令之任何黨派，或任何小組織與個人。

本刊加價啓事

本刊以印費陡增，賠累過鉅，茲爲維持起見，自本期起，將定價略予調整，每期零售改爲國幣五元，訂戶半年爲三十元，長年爲六十元，惟以前訂戶概不加價，以示優待，事非得已，諸希鑒諒爲幸，此啓。

本刊徵求稿件啓事

本刊發行以來，承讀者愛護，銷路日增，無任感荷。茲以第二卷開始，爲集思廣益起見，公開徵求稿件，論著文藝，均所歡迎，務希國內學者暨各地讀者惠賜佳作爲荷。



廢止祕密外交……………邵力子

國際間國防運用的觀察……………楊杰

怎樣進攻日本？……………胡伯翰

民族文學與中國新文學之前途……………胡秋原

「認真」與人生……………程仲文

經濟學家杜兒閣的生平……………鄭學稼

地獄餓鬼與畜生……………王芃生

我大哥尼赫魯的生活……………李金泉譯

敬觀世局（隨筆）……………陳紀澄

心理的安慰（小說）……………王平陵

采桑子……………卓麟

經濟拾零……………一萍

編輯兼發行者 編輯
 印刷者 印刷
 總經理者 經理
 代售者 代售

經緯出版社
 重慶郵政信箱一八四號
 地址：重慶臨江門外
 街四廿號

南方印書館
 重慶都郵街三十七號

中國文化服務社
 重慶磁器街

全國各大書局

經緯

月刊

本定期價每册五元
 訂閱半年十三元全年十六元

第二卷 第一期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九月十日出版

廢止秘密外交

• 子力部 •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間，美國大總統威爾遜先生提出的十四原則，其中有一項，就是廢止秘密外交。威爾遜總統的十四原則，是基於正義與公道的觀點，以祈求世界和平，防止戰禍重啓的。不幸他的十四原則，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的時候，被戰勝的強國所擯棄，以致完全失敗。關於廢止秘密外交這一項，當然也沒有人再理會了。

大家總還記得：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我們中國站在協約國一方面。協約國戰勝，中國當然也是戰勝國之一。但是在巴黎和會裏面，中國最正當的重訂平等新約的要求，卻沒有被和會接受，而山東問題，和會又主張從前德國所享的特權都由日本繼承。和會何以如此的不公道，是由於在大戰中間，英法與日本訂結了一種密約，英法要穩住日本，竟不惜犧牲中國，把從德國手中奪下來的山東奉送與日本。當時美國知道了英法與日本間早有這一密約，也就無法幫助我國；如果當時我國隱忍成就，在巴黎和約上簽了字，那就山東從此斷送，不會再有華盛頓會議起來挽救，日本侵略我國，進而侵略世界，禍害，也就更要爆發得猛烈。秘密外交為害之大，凡是祈求世界和平的人應當積極反對，主張徹底廢止，實現威爾遜總統的主張，在我們中國人應當是最能瞭解的。

廢止秘密外交，應當對於世界各國都有益處。第一、秘密外交最容易助長各國間不安的心理。國與國之間，本難免有猜忌我虞此猜彼忌的現象，由局部和時的詐虞猜忌，進而引起普遍的經常的不安，這全是秘密外交為之原階。有了秘密外交，國際間任何盟約，任何諾言，任何公布的文件，都彷彿不足為信，都感覺不無保障。這樣不安的心理，可以造成怎樣不良的結果，是不難想像的。第二、秘密外交最容易供給侵略國利用的工具。上述的日本與英法間關於山東問題的密約，就是一例最明顯的例子。侵略國家在要發動侵略以前，一定用秘密外交做工具，以完成其侵略的目的。德意日三個侵略國家，在過去幾年裏面，由所謂共同防共協定，而進入軸心軍事同盟，不知道有多少秘密遊戲。侵略國家還利用國際間沒有廢止秘密外交這一弱點，對於非侵略國家與反侵略國家之間，可以盡造謠挑撥，硬說本來沒有什麼秘密的事件含有某種秘密在內。要是真能做到廢止秘密外交，那就各國間不安的心理可以祛除，詐虞猜忌也有減少的希望；侵略國利用的工具可以丟掉，造謠挑撥無所施其伎倆；實在對於世界和平可以有很大的貢獻。

現在我們要問：為什麼廢止秘密外交，對於各國都有益處，而竟不能做到？為什麼威爾遜總統的主張失敗以後，似乎竟沒有人再提起這個問題。這當然是由於各國間還有人想利用秘密外交作侵略的工具；但此外，或者還有一個原因，就是一般人都認為外交原來含有秘密性，而把所謂廢止秘密外交，與辦理外交應當保守秘密，混作一談。本來，任何時代，任何國家，辦理外交總是要保持秘密，特別是重要關係的外交。外交進行的程序，

和雙方談判的內容，決不能無條件的一律完全公開。所以，凡是辦理外交的人，都首先要能養成保持秘密的習慣。尤其是反侵略戰爭合大戰正在進行的今日，爲防止敵人探知盟邦的計畫，有許多事還需要保持相當的秘密，戰略如此，外交也是如此。所以，如果說要廢止秘密外交，而主張辦理外交應當一律公開，這是任何外交家都不肯贊同的。我以爲廢止秘密外交應當有其一定的界說。一個國家對於另一個國家所辦的外交，如果對於任何其他國家沒有直接的或間接的關係，那就公開與秘密，這兩個當專國家有其自由，別的國家都不容過問，正與不干涉兩個國家的內政相同。但如果這兩個國家所辦的外交，對於其他國家有利害的關係，那就不能容許這兩個國家保持着秘密，他們應當對於有利害關係的國家，在外交進行之中，便通知一切，便徵求同意。至於外交人員職務上應守的秘密，與對於侵略敵人戰略上應守的秘密，那都是極淺顯的道理，與本問題不相關涉，這里不必多說。

如上所述，戰後國際間和平機構成立的時候，第一件應當做的事情，便是廢止秘密外交。我想這一件事的辦法應當如下：

一、在戰前，或戰時，任何國家間所締結的密約或秘密諒解，應當宣布一律無效。

二、在戰後，任何國家的外交，如果可以影響其他國家的，應當通知有關的國家，同時並報告於國際間和平機構。

三、國際和平機構內，應當設置一處理關於各國間外交的機構，所有各國間締結的條約，協定，都應由此機構公開審議。

四、任何國家間如有違反共同約束，而締結秘密條約或協定者，一切國家皆予以否認，並由國際和平機構加以制裁。

戰後國際間和平機構，有人提議應於戰時提前設置，我很贊同這個意見。如果這個機構不能提前設置，各盟國對於廢止秘密外交也應早作努力。

事實上，反侵略同盟盟國間已早在這一方面努力了。各盟國領袖重要的協商，除對於敵人必須保持的秘密以外，每次都作相當的公開，而且在協商中間，都隨時以協商情形通知未能參加的領袖。據我個人的觀察，各盟國之間，現在並未締結某種密約，將來亦不至締結某種密約。所以廢止秘密外交這一問題，我覺得對於奠定世界和平是第一重要，而其實現並不困難，祇須反侵略國家都有明確的認識與堅定的決心。

我對於外交，經驗學識均感不足，本篇所陳，尙冀讀者不吝指正！

廢止秘密外交

• 邵力子 •

國際間國防運用的觀察

楊杰

國防是永久做不完善的一種怪物，因為人類征服自然的方法無

止境，便使國防的設置，改善與增進，也同樣的沒有止境。所以，一個國家想單靠自己的力量，來鞏固國防，是不容易的，必須採用國際間的國防，來充實本身的威力。本文將告訴我們怎樣運用國際間的國防？告訴我們國防合作與衝突的終結在那裏？又告訴我們怎樣與外國「共利」，「共害」，以及「共利害」？最後還告訴我們將採用什麼方法來應付目前大規模的世界戰爭？

國防是人類同具的安全感覺的產物，也可以說是競爭生存的經驗集結而成的武庫。國防：就現階段來說，是任何一個國家所絕對必需的，在大同世界尚未實現以前，在世界各民族的國家界綫尚未消除以前，每一個國家必須鞏固自己的國防，藉以抵抗外來的侵略，而保障本身的安全。比利時前王亞爾不曾說過：「我們雖然是一個永久中立國，但是無相當有力的國防，僅憑條約維持，一旦遭遇不幸事件，則全國的生命，財產，便要受極度的危險。」國防的作用極為偉大，不僅是國家能安定的屏障，而且是發揮國家機能的一種動力。

但是國防是種永無止境的工作，一個國家如果祇用自己的力量決不會做得十分鞏固，這是一方面因為社會是逐漸進步的，人類的慾望也是沒有止境的一天，因此武器與國防設備也跟着永遠進化，譬如今日最精良的武器，一到明日有更精良的武器出現時，馬上就會失却它的效用，德皇威廉第二在他銳意整頓國防的時候，他曾這樣的說：「國防是永久做不完善的一種怪物，因為人類征服自然的方法無止境，遂使國防的設置，改善和增進也同樣的無止境。」所以國防的設備不容易達到理想的境地。另一方面，因為一個國家單獨所有的物力不夠他的全部國防的需要。國防的設備離不了富藏，美國軍事家說「共同生存於地球上的任何一個民族的命運，都是決定於地下的天然蘊藏。」然國防上所需要的種種蘊藏，一個國家未必樣樣俱備，意大利廿年以來差不多天天在歐戰戰爭，準備戰爭，為什麼直到現在還沒有鞏固的國防？因為牠沒有鋼鐵。如果不借用外國的原料單獨維持自己國內的資源，建設一個完美的國防是不容易的事，我們要鞏固國防必需要尋求與國，運用友邦的國防來增加自己本國國防的力量。

現在在因於交通的發達，使整個世界打成一片，任何一個國家都離不開不了世界，如果他離開世界而孤立，勢必無法生存，所以某一地方發生了戰爭，馬上會影響到世界的每一個角落，戰爭自有它的發展律，戰爭一經發動，立即會波及全球，我們要想避免戰

爭，勢必不可能，譬如就以此次世界大戰來說；中日戰爭發生的時候，歐美各國都想避免戰爭，有的僅認爲「地方」事件，把中日戰爭認爲一種區域性的戰爭，但是由於東方侵略火燄的高漲，助長了西方侵略主義的發展，便引起了一九三九年歐戰大戰。再當歐戰最初發生時，美國孤立派，竭力主張不過問歐戰，也不過問遠東，但是珍珠港一串炸彈，打在牠的身上。日本在米內內閣的時代，對於歐洲戰爭，抱着一「不介入」政策，但是世界形勢發展的結果，使日寇不得不與軸心合作而捲入了世界戰爭的漩渦。所以一個國家要避開戰爭的避免戰爭是不可能，因此，現在各個國家的性質雖有不同，凡是經濟、文化、政治相互交流的國家，必需聯合起來，鞏固國防，築成一條堅巨的戰線，侵略國家既然如此，被侵略國家更應相互運用，實行「國防」。

那

應怎樣實行國與國間的國防呢？以我們觀察：現在各國的合作有三種場合；一爲「共利」。二爲「共害」。三爲「共利害」。國與國之間的合作是沒有一定的，今日的友人，明日可以爲敵人，今日的敵人，明日可以爲友人，一切的合作，一切衝突，都是以本國的利益爲出發點，對自己有利的國家，便是友，對自己有害的國家，便是敵。譬如英蘇兩國，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都不相同，而且相互之間還有矛盾的存在，但是現在兩國合作得很好，美蘇兩國也與英蘇兩國情形相同，爲什麼他們能夠合作呢？可以說是由於「共害」，因爲希特勒對英國有害，同時對蘇聯也有害，所以他們能夠合作，將來把英蘇的希特勒打敗後，他們能否合作到底呢？我們不敢武斷的答解。再如軸心與日本合作，可以說是由於共利，如果軸心勝利，日寇多少可以分贖贖，而且軸心與日本都侵略強盜，爲反侵略國家所不齒，由此不能不合作，這也是由於共利，但是日寇與軸心只能共利而不能共害，如果軸心失敗，日本顯不願隨之下水，以我們的推測，日本是不願的，日本當然不願意爲了德國而犧牲自己。目前日本之不進攻蘇聯的理由，即在於此，照理說現在正是東西夾攻蘇聯的最好時機，德國在西方進行攻勢，倘若日本再在西北伯利亞夾攻，這可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然而日寇並沒有這樣做，因爲沒有把握，也不願爲德國効勞而作孤注一擲之舉，所以我說日寇與德國只能共利不能共害。至於說共利害：是世界最理想的合作，二次世界大戰初起，英法兩國是政治、經濟、文化，相互交流的國家，已經做到相當程度的共利害，然而開戰不久，德國攻陷巴黎，法國在此混亂期間，不問英國態度怎樣，就向德國投降了，而英國也不願法國的投降不投降，自己仍舊繼續奮鬥，英法兩國可以說是相當能夠共利害的國家，但是一到了真正利害的關頭，就各人打各人的算盤了，所以國際間之合作與衝突完全是以本國的利益爲歸依。

由

以上事實看來，一個國家遇有非常困難，而想渡過這難關的時候，不問友敵，只要與自己有利，可以渡過今天的難關應拉到自己的戰線上來，爲什麼呢？這是很顯明的，就是有了昨天，而由昨天到明天，一定要以今天爲過路，不問昨天爲友爲敵，只要渡過今天的難關，都可以拉爲朋友，同時不問明天爲友爲敵，也不問將來矛盾發展到如何程度，只以今天的利害着眼而與他國合作，總之其目的不外乎解決今日之困難。

所以，在現在的世界上一個國家不能孤獨的生存，一個國家單獨的國防，不足於應付大規模的世界戰局，他必需聯合與己有利的國家，運用與國的國防，來加強自己實力來應付外來的侵略。





「怎樣進攻日本？」這是同盟國各戰略家正在研討的課題，也是各國人民所注意的一個課題。胡伯翰將軍是一位戰略家，他在本文裏說明了進攻日本的路線。他指出：日本自從奪取南洋資源以後，日漸坐大，已經不再是像從前那樣的「小日本」了。所以我們必須趁他尚未成為「大日本」的時候，提早進攻日本，將日本粉碎。怎樣進攻呢？據作者的意見，在今年年底以前，必是佔據泰國與安南。到了明年，再向日本的心臟襲擊。

怎樣進攻日本？

胡伯翰

島國的日本，正以吉斯卡公嶺斷，向東北伸出了一隻魔手；更在馬紹耳新不列顛羣島以西，將近一千二百萬平方公里的島嶼地帶，佈下了無數的陷阱，等待同盟軍的來臨。這這樣的又復轉向西南，經過馬來荷印，作了一個外圍的圈子，掩護着去培養牠的實力。在這個圈子裏面，有的是汽油，鋼鐵，奎雷，樹膠，與作戰的資源。艦隊與船隻，螞蟻一般的，在這羣島星宿的島嶼中，東西南北來往的穿梭着，交織着。日本再不是三島的日本，而是一個具有空陸、海軍根據地，鋼鐵、汽油、樹膠資源的一個「大日本」了。

多數的同盟國家，全忽視了牠的這一環，然而這環，正是最有彈性，最堅韌的一環。東三省與鋼鐵，南洋的汽油，並不要於魯爾與羅馬尼亞，在海軍方面，卻意國與蘇聯的合力，較日本尚稍遜一籌。我們應該怎樣對付這個龐然大物？我們應該如何的向牠進攻？現在是不許可我們再行猶豫了！

進攻日本的可能路綫，一條當然是由西伯利亞，及蘇聯的濱海省，直迫朝鮮。但在現時狀況下，我們最好不做這樣的奢望。顯然的蘇聯現在並沒有這個決心，而在蘇聯沒有決心以前，我們更不好作實際行不通的假定。

如果以我們的濱海各省為基地，用優勢的軍力去轟炸日本，這倒是一個比較簡易的辦法。但在設備上，技術上，補充上，同盟國家是否可以負得起這種負擔。在現時這是一一個疑問，尤其是同盟國家正在準備着開闢第二戰場的時候。退一步講，即使我們可以担得起這種消耗，如果沒有海陸軍的聯合運動，也是枉然，充其量也不過如敵人轟炸重慶一樣，並得不到甚麼寶貴的代價。然而我們更不

不忘记，我們的陸軍，在向濱海各省推進以前，更非要大量的裝備不可！

空軍在現代戰爭中，固有其不可漠視的力量，但我們總不能迷信着空軍萬能，迷信着空軍可以決定戰局。日本是一個島國，我們要進攻日本，必須以海空軍為先導，以陸軍為最後的決戰；在日本海空軍未擊破以前，我們無法向日本本土登陸。所以，徒然用空軍轟擊的方法，並不會給日本以如何致命的傷損！

阿留申羣島，由東北一直伸入到日本的北部，我們很可以利用牠一步一步的向千島方面躍進。然而大自然限定了敵我兩方，那種變化莫測的氣候，處處給予海空軍行動上一種無法推測的阻礙，而荷蘭港的設備，又不夠一個主力艦根據地的條件，我們很難在這方面，找得出特別有利於我們的情勢。

中太平洋，是有着無數的小島，佈滿了滿天的星斗，除了夏威夷中途島，仍為我們保有而外，在所羅門以北以西的各島，全變成了日本潛水艇與空軍的基地。在戰略上講，我們很應該收復威克島關島，並躍進到小笠原羣島，以直接進擊日本。然而事情並沒有這樣簡單，更可惜的是這種不簡單的原因，以前並沒有知道，而是現在拿了無數的犧牲與血汗才發現的！

根據中途島所羅門珊瑚海血戰的經驗，我們認清兩個法則：一、水上飛機的效能，決不能同陸地飛機作比較。二、以航空母艦為基地的空軍，比較以陸地為基地的空軍，效能相差懸殊。日本在中途島戰役中，曾經損失四隻母艦，母艦上的空軍，更是被打得落花流水，其中主要的原因，還是在於我們的空軍，以中途島陸地為基地，而敵人空軍的基地，只是幾隻母艦而已。戰前我們以為航空母艦有無上的價值，現在我們所知道的，並不是那一回事，它的價值，在於它的能夠將多數的飛機，載運到某長距離的基地，除去純然

的海軍會戰不計外，如果用它對陸地行攻擊，與其說是具備無上的效能，不如說它是一個載運飛機的工具，較為合適。在這裏，我並故意抹煞母艦的全部功能，我是希望使世人知道這種事實後，不要再迷信母艦萬能而已。

日本人在中太平洋島嶼的佔領，造成一個與他共有的形勢。如果我們不能施行遠程攻擊，那就非逐島推進不可。然而在這些星羅棋布的島上，處處是敵人潛艇的根據地，更有利的，使日本借了這些島嶼，變成了無所不有的航空母艦，這種固定母艦，不但是使空軍的起飛降落方便，並且使空軍的效能，比較航空母艦的空軍，增大了幾百千倍。在這裏，我們很容易鑄成了一個大錯，就是說：我們可能為的爭取這無數的島嶼，犧牲十條二十條，甚至三五十條的航空母艦，以及大量的空軍，而仍然不能超越雷池一步。這種拿着活動的航空母艦，同敵人固定的航空母艦做決鬥的辦法，這種滅殺海軍力量的辦法，簡直是世界上的愚人！

由此可知，這種逐島推進的辦法，是利於敵人，而無益於我們，我們寧可避開，當可在這一方面，只作一種伴動，引誘着敵人，做一種消耗戰，這是戰略上最適當的行動。

荷印馬來有着豐富的油料，用不盡的橡膠，安南更每年出產多量的大米，全是戰爭的主要資源，飛機、坦克、人力的原動力。在全力戰爭的現時代，經濟的封鎖，與資源的斷絕，是致勝的不二法門。世界上任何人都知道，如果我們控制了羅馬尼亞油田，就等於控制了德國海陸空軍的活動，當然大家都會知道，日本海陸空軍的活動，就是在於保有馬來與荷印，而日本自己更曉得，保有這些島嶼，是持久作戰，唯一致勝的因素。同盟國家，不能馬上進攻日本，這是事實，但我們不應該坐視日本，一船一船將寶貴資源載回牠的本土，使其日漸坐大至於不可收拾的地步。要知道，今年我們一

師入兵力可以攻佔的地方，到明年後年就非費十師八師不為功。日本人的戰略，以前是在速戰速決，現在是以空間換時間，以時間爭勝利，多有一天時間的準備，就可以使同盟國家的勝利，延後一月甚至半年。

在羅邱第五次的會議中，似乎是相當的注意到亞洲戰場，也許已經決定了要收復緬甸。但收復緬甸，祇有消極的意義，充其量我們中國可以多得一些裝備而已，在積極方面，並不能予日本以如何的打擊，何況新加坡是在日本人手裏？以日本駐在泰國與新加坡的海空軍而論，即使我們可以收復緬甸，日本仍然可以毫不費力的封鎖仰光。我們如果想名符其實的收復緬甸，如果想像保對中國的運輸路線，非一舉攻佔泰國與安南不可。佔領泰國和安南，才真正可以保障仰光海港的吞吐自由。所以在今年年底以前，同盟國在亞洲戰場上最低限度亦非要佔領泰國和安南不可。

我們能在歐亞兩面同時進攻嗎？這有待於我們力量的估計。歐洲第二戰場的開闢，最少需要四五百萬的軍隊，二三千萬噸的輪運，但安南戰場（姑名之安南戰場）的開闢，只有十分之一的力量即可。日本在安南緬甸一帶的力量，按它兵力的判斷，最大限度，不會超過五十萬人，我們祇要由中國抽調二十軍，英美在近東的部隊，抽調十個或二十個師，很容易的，可以經過緬甸，進佔安南，在這裏更是無須要海軍的。我們相信，同盟無論如何，決不會沒有這個力量。在歐洲戰場，我們可以用到千萬以上的軍隊去打擊希特拉，為什麼我們不可以抽調十分或二十分之一的兵力，來打擊東方的日本呢？

我們所以主張進佔安南，是有更進一步的意義。很明顯的，佔領了安南以後，可以斷絕日本的軍事資源。從西貢到新加坡及婆羅洲，祇有六百卅哩，安南的東部到馬尼刺祇有七百哩，海防到香港

祇有四百五十哩，這就是說：自台灣以南，新加坡以北，日本的軍艦或運輸船隻，如果經過這一千四百哩的地區，須要三天到七天的時間，我們的轟炸機祇可以在驅逐機掩護下，予敵人以不斷的轟炸。這樣，日本祇有兩條路可走，如果他樂意維持這條航線，就非要大量空軍與船隻的犧牲不可，這就是我們所希望而日本無法維持的消耗戰爭。否則祇有繞道馬加撒海峽，經過菲律賓東面才可。然而這又在以達爾文為基地的空軍轟炸的航行半徑以內，以美國航行半徑四千哩的空中堡壘，去應付這件事情，並無困難。

如果，我們不樂意犧牲大量的航空母艦，由馬紹爾羣島向西逐漸的攻佔，如果我們祇須要扼住日本的咽喉，就可以斷絕牠的資源，如果我們今年不能進攻日本本土，於明年後年才可以進攻的話，那我們在今年就應該進佔安南。更應該於安南進佔之同時，收復帝汶及新幾內亞的西北部，以及麻六甲羣島。同盟國的海陸空軍，如向這些地方反攻，並不會比進佔任何一個小島所有的犧牲更大，也就是說：由夏威夷中途島進佔任何一個馬紹耳羣島的小島，全須要經過一千五百到二千哩的長徑，而空軍更須要以航空母艦為基地而作戰，但由達爾文至新幾內亞至麻六甲羣島，却只有七百哩，我們的空軍，很可以陸地為基地，而協同海陸軍作戰，盡量的保留着航空母艦的力量，以備他日海軍會戰時使用，即是純粹的海軍作戰是很少的。在西貢到麻六甲一千六七百哩當中，我們用我們的空軍，緊緊的扼住這袋口加以封鎖，等於土耳其的要塞砲兵封鎖達達尼爾海峽一樣。我不相信，日本的海軍同船隻可以飛渡，而馬來荷印更是變成了一個死地，我們祇可以把他丟在一邊，暫時不管。更何況這是收復菲律賓的跳板，而菲律賓又為進攻東京，收復四島的踏塊這種扼住喉嚨，刺入心臟的辦法，才是盟國打擊日本的至當行動。（下接二十頁）

本文是值得讀

的文章，據作

者來信說，也認為

「略有見地，是近

來比較滿意的一篇

」。新文學在中國

已有若干年的歷史

，但還在萌芽，尚

未成年。正像作者

所說：「新文學對

廣大民衆未發生深

刻影響，新詩至今

還流傳於新詩作者

羣中，小說所寫的

，也是士大夫，戲

劇也不過少數仕女

之消遣品而已。」

如何建立新文學？

這是一個重要的課

題，希望各作家讀

者多賜討論文字，

如果可能的話，想

出一個特輯。

——編者

民族文學與中國新文學之前途

胡秋原

「我們們的文學以模倣，始但並不止此。」

五四以來，我們有新文學運動。此所謂新文學，即指白話文學。但所謂白話，是不足成爲新文學的。唐宋以來，我們就有白話文學。也有人以爲做效西方形式，或宣傳「普羅」思想，即是新文學。但這些文學未爲廣大民衆所愛好，未對國民生活發生重大影響。我們今日還沒有有一本像三國演義這樣一本教化人民的書。即此一點，也足說明我們的新文學還未成年。我們的舊文學是很光華的，我們還沒有足以與古人及并世比肩的新的文學。今天我們要建國，也要建立自己的新文化和新文學。什麼是我們需要的新文學呢？由歷史的觀點看來，今天文學運動之任務，便是創造我們「新的國民文學」。

更具體的說，我們應創造合乎當前民族需要和世界水準的新國民文學，也可叫做新民族文學。

中國今天的革命，是國民革命亦即民族革命。在政治上，我們要建立新的民族國家；經濟上，我們要建立新的國民經濟。抗戰實是建國問題的一部分。例如，我們要建立國民經濟體制，自必須抵抗敵人的侵略和進攻；而只有我們在建立國民經濟體系的工作中前進一步，也必然有利于抗戰。同樣的，我們今天在國民文學上一切真摯努力，也必然是抗戰的文學。

當一民族被建爲一政治組織的時候，民族成爲民族國家。這是現代國家最初形態，所謂民族主義由此發達。和這平行的，就是國民文化和文學的興起。所謂國民文學，實也可稱爲民族文學。當

一個民族在政治上統一起來形成民族國家的時候，在經濟上就有國民經濟，在語言上有國語，在文學上有國民文學了。這是歐洲十四五世紀以來的一般情形。我國的歷史稍有不同。但不妨先對歐洲的事實作一概觀，因爲這對於我們的歷史及當前任務可供借鏡。

西方在現代國家成立以前，人類生活于城市，于地方，于家族，于教堂之中。這時候，有城市主義，鄉黨主義，家族主義，宗派主義。例如，古代希臘人，只知忠于雅典或斯巴達。羅馬人建立一大帝國，但羅馬人只知如何維持其「七山之城」的霸權，而各地人民，亦只知其地方和教會。這時候沒有民族國家，雖有忠於本國之愛國主義，亦有高度之文化與文學，然在其缺乏全民意義一點上，有與現代民族主義，民族的文化或文學不同者在。在中世紀，歐洲各族人民，事實上受治于四分五裂之小邦，名義上均在「基督教王國」之下，少數識字者，使用共同之拉丁文或希臘文，誦讀教父之著作，不感覺各民族有何不同，一般民衆或老死不相往來，或足跡限于狹小之範圍。此時無所謂民族國家與民族文學。

到了十四五世紀，各民族之語言（即別于拉丁文之方言）和各民族之國家，同時開始形成。羅馬帝國之解體及現代國家之誕生，應溯源于十字軍之東征（十一—十三世紀）。十字軍之真正動機，不是宗教的而是經濟的。因手工業及商業之發達，

當一民族被建爲一政治組織的時候，民族成爲民族國家。這是現代國家最初形態，所謂民族主義由此發達。和這平行的，就是國民文化和文學的興起。所謂國民文學，實也可稱爲民族文學。當

商業路線的競爭，造成民族間的混戰。因交通及旅行的擴大，人們的眼界日開，他們發現在另外的地方也有和他們使用同一語言的人羣，也有和他們使用不同語言的人羣。同族的團結心和異族的敵愾心，便由此發達。語言是人類交接的工具。雙方談得起來，自然也就團結起來。在這民族鬥爭之中，語言成爲劃分戰線的旗幟。研究民族主義的歷史家海士會指出，語言是民族的代表。使用各種不同語言的商人間之競爭，實爲發展民族意識之有力原因。而地方諸侯的混戰，使語言相同者站在一邊。如海士所說，由於戰爭之結果，君主領土之範圍，漸與居住使用同一語言人民之地域，同其大小。英法百年戰爭（一三三七——一四五二），將英人逐出大陸，使英國限於英語之人民，并使法王統治大部法語之人民。總而言之，共同之語言，是劃分民族的最初標誌。以後，經濟的政治的力量，促進了民族國家之形成及其發展。但文學與宗教也演了重大作用。國語文學，破壞了當時通用的拉丁文，使各民族間的語言普遍化而標準化，並且將民族意識表現于文學之中。國家宗教及宗教戰爭，一面破壞了基督教的國際組織，另一方面，刺激了民族鬥爭的熱情。

在中世歐洲，有知識者有一種「世界語」，即拉丁文希臘文。這便是因爲有知識者是僧侶，而拉丁文是西方天主教的文字，希臘文是東方正教的文字，自然各民族間都有其民族的「白話」和文字。這些白話，有的歷史比拉丁文還早，如 *Beowulf*、*Coptic*、*Aramaic*、*Gaelic*。還有的是由拉丁文變來的，如義大利文，法蘭西文，西班牙文；有的是由野蠻部落出來的，如條頓文，斯拉夫文，芬蘭文，匈牙利文；還有法文及條頓文的混合物，即英文。在最初，各民族的民間作者用他們的白話口頭歌。唱他們的傳說和戀歌，白話著作初限於宗教方面。漸漸的也有少數學者不用拉丁文而用方言著作，但多少帶點遊戲性質。這都還不是國民文學。一直到民族的國家的雛型出現，有知識的人用最普通的口語即白話，寫出能够反映一民族的生活和精神的作品的時候，才有國民的文學，亦即國語的文學。國民文學的時代，也就是作家知名的時代。史詩和戀歌，作者誰也不知道，他是民族的共同產物。一個個別作者出名的時期，即其文學開始的時期。到了天才的作家，以一己的知慧，表現出民族精神的全面；綜合全民族的文學財產，表現全民族的情思和願望的時候，他創造出國民文學的紀念碑了。最早的國民文學出現于義大利。這便是因爲他是歐洲第一個先進的國家。十四世紀但丁就以義大利白話創作不朽的「神曲」。這是中古到現代的橋梁。英國的喬叟（Chaucer）受了義大利的影響，也用英國的白話著作。以後各民族的白話成爲各民族文學的工具。其間一度人文派用舊瓶裝入新酒，即以拉丁文表現新的思想，不久拉丁文因其煩重，限于宗教和理論的著作。十五世紀以後，各民族均以自己的國語，全民族的語言，寫出自己高尚而獨立的文章。

兩種東西促成了民族文學和民族國家的發達。第一，是十五世紀印刷術發明。這便白話文學標準化并流布于羣衆之中。文學愈流傳，愈啓發人民的情智，大的作家也就愈容易由民間脫穎而出。而民族觀念和民族精神也由這些文學的流傳而煥發。有印刷術，才有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而馬夏里里的散文，塔索的詩，塞凡蒂斯的小說，路德的文章以及莎士比亞的戲曲，才能在其民族間發生偉大的影響。俄國批評家柏林斯基早就指出，「近代各民族之文學時代，都與印刷發明時代同時開始。印刷是近代民族公開發表的方法，他是民族意識各線光線集中的焦點」。然則在印刷未發明以前，希臘羅馬何以也有他們的「國民文學」呢？要知道，古代希臘人是以公開的演說歌唱代替文字的。他們在戲院中，講台上，街頭和阿林匹亞中，對民衆宣讀自己的作品。因此希臘羅馬文學也能多少成爲國民生活之集中表現。

其次，宗教對於民族國家和民族主義也盡了數無的力量。而聖經之翻譯，尤與國民文學之形成有關。在中世，教堂分爲二部。不過在東部，教會早爲君主支配，因此，教會與君主專制合流。因此，各民族教堂，用其本國文字。但西歐中歐，則教堂保持帝國的性質，因此，民族君主常與教會爭取財富權力的統治權。於是發生新教改革及天主教自身改革，而這也都促進民族主義的發展。教會之分裂，便是民族國家之成長。路德致德國人的信，加爾文致法國人的信，諾克斯致蘇格蘭人的信，都是民族主義的碑記。十六十七世紀之宗教戰爭，不是思

聖戰爭而民族戰爭。加爾文的新教，促進荷蘭對西班牙革命，也使比利時與荷蘭分離。新教最先在英國開始採取民族的形式，民族君主以新教為國教。

十六世紀西英戰爭，亦以宗教為旗幟，而此次之勝利成為英國詩歌詠讚之中心。後來，英國民族主義者克倫威爾及密爾頓之活動中，清教是他們的旗幟。另一方面，反對英國統治的愛爾蘭，則以天主教為其民族主義的象徵。宗教改革與國民文學的關係不僅在宗教之政治意義中，尤其在聖經之翻譯中。威克利夫將聖經翻譯為英語，不僅提高了英語的權威，而且使英語普遍化和標準化，否則，宗教改革將無民眾基礎了。所以威克利夫被稱為第一個清教徒不是偶然的。路德之譯聖經為德文，意義正相類。

國語文學和宗教改革是促進現代民族國家的兩大力量，但兩者還沒有鞏固民族國家。由手工業及商業發達造成之都市，以及發生于民族鬥爭中之專制王政，為民族國家之骨幹與水泥。逐漸發達之商品經濟，需要統一之市場；而一般人民，為民族之統一獨立，反對地方貴族及教會之不法，以及為民族之光榮，願擁護專制君主為其領袖。而君主為個人之權勢及民族利益，必努力于使國家制度統一，並鼓舞民族之愛國心，此即現代的民族主義；即對於自己的民族之忠愛，對於自己民族政治組織之愛護，而且，帶有全民的以及超越其他任何一切的特性，這與古代及中世之鄉土教會之忠愛不同的。以後，隨工商業之發達，中產階級要自為國家之

主人，要限制取消專制君主之權力了，此即所謂民主主義運動。但民主主義並非民族主義之反對，毋寧是其延長。

民族主義對內要求統一，對外要求獨立。一民族國民文學，代表一民族精神之成熟，對內表現全民族一致的理想和風趣；而對外表現一民族精神之自立。所以，一國國民文學亦即一國民族主義的反映。而一國國民文學時代，必是該民族在世界的精神生活中能作一主角的時代。反之，當一民族不能對世界文化有特殊貢獻之時，縱有文學，也還不能構成自己的國民文學。

大體說來，在歐洲，國民文學時代在幾個國家是與文藝復興及宗教改革同時開始的。然因各國政治經濟的變化，最初開花的國家，不一定是結實最大的國家。而各國國民文學最光輝時代，各以特殊的情況，表現不同的作風。最初，拉丁是新时代的春燕，而路德亦為新时代的戰士。義大利後來還有塔索，但到十六世紀以後，德義重新陷于分裂，西歐文學主角，是莎士比亞的英國，塞凡蒂斯的西班牙，乃至卡莫恩（Camões）的葡萄牙。法國在十六世紀，有拉布萊（Rabelais）和蒙丹（Montaigne）開路，但到十七世紀，才有自己偉大的國民文學的代表人科涅（Cornille）和莫里耶等。路德以後德國有長期的暗晦，隨普魯士之興起，有先洛下斯托克（Klopstock）和來辛（Lessing）的著作，但直到十八世紀的歌德和席勒，才創造出德國國民文學的紀念碑。而十九世紀初，東歐的俄國才以普希金

戈里和柏林斯基，建立其國民文學。

由此看來，在歐洲，至少在近代史神經中樞之西歐，語言的區分是和民族的區分平行的；文學的發達，是和民族的發達并行的；民族的文學區分，是和民族的政治區分，即自主的民族國家之建立，相輔并進的。民族文學之建立，是和一國一般精神之成熟，一般思想之發達相輔並進的；並且，是一國在世界上的平等地位同時的。

民族的語言，民族的歷史，生活，傳說，思想和願望，民族的意識和獨立的能力，藉天才之手，造成各國的國民文學。而各國國民文學因實現了民族的生活和思想，也就成為團結民族的工具，陶鑄國民精神之工具。他所描寫的事實和人物，既使其同胞感到親切，他在作品中描寫的人情和世事，表現的思想和感情，也就使其同胞作為生活的指導。他鼓舞了民族的美德和特點，也激發了各民族自尊的意識。他使全民族結合于共同的情緒傳統和願望之中，也就激發了各民族對自己祖國之忠誠與熱愛。所以國民文學對於國民生活，第一是開了團結的作用，第二是教育的價值，而第三，便是愛國思想的滋潤和鼓舞。馬夏維里的政論固不待說，莎士比亞也是民族主義的能手。如詠其格云：

「此君王之寶座，握有玉節之鳥賦，
此莊嚴之宇宙，戰神之所居，
此地上之天堂，人間之樂土，
此天然之堡壘，抵禦
外人之侵略，外人之覬覦。」

特殊系統；第二，中國民族造成與文學發達極早，漸進化黃漢；第三，在現代，中國還沒有完成自己統一獨立的國家和文化，舊文學在衰落中，所謂新文學還是移植的。這三點互有密切關係，為便利起見，逐一加以說明：

中國雖然地大人多，民族大體是同質的。除極少數例外以外，言語是相同的。假使說話不通，是方言之差異，不是語言的差異。語言不同，不僅發音系統不同，重要的是文法系統不同。至于方言不同，不過發音有偏差，文法系統是相同的。

由此可以答復三個問題。第一是文書作用問題。有人以為文書文幫助了中國民族之統一，否則，不同的方言一定將中國變成許多民族。亦有人將文書比拉丁文，將方言比各國國語，認文書為死文學，白話為活文學；結論雖殊，是同一看法。這都是不對的。文書在某種程度上幫助了民族之統一，確是事實，但他阻礙了國民文學之發達也是事實（詳見後）。我們須知，幫助中國統一的，是中國文字，白話也能用這種文字，不一定要文書。並且我們須知，不是文書文或我們的文學造成民族之統一，而是民族因語言之同質，才是可能夠有成績原因之一，並且也是我們的文字能夠通行的原因，否則，語言不同，縱有共同之符號，那文書文也是不同的。例如，日本人用漢字，但日本的文書就與我們的文書不同。其次，文書之于白話，亦不啻于拉丁文之與各國國語。拉丁文與各國國語文法系統不

盡相同，而文書之與白話，不過同一民族古今語法文體之不同而已。拉丁文其所以是死的，在于說拉丁文的民族死了。然文書文，雖然昔人已去，中國民族健全。今日之白話，是由文書（即古人之白話）逐漸變來的。文書正在白話中不斷新生。

第二是音標與意標問題。許多人看見外國文字都是拼音，唯有漢字不同，遂自憐于方塊字，以為非拼音化不可。那是一孔之見。中國文字中非無拼音系統，如聲韻圖文是也。何以過去我們沒有覺得自憐形穢，而看見歐洲文字拼音即豎豎不置呢？須知世界文字各有巧妙不同，文字之成功，總是適應語言之特點的。中國之單音化語言，就需要意標文字。我們不必奇怪何以自己意標，正如他人不必奇怪何以他們音標。至于以為意標困難，因而影響文化普及與國勢盛衰，均小兒之見。裴鐵文拼音，文書反多于漢族，印度未因拼音而強，日本未因漢字而弱，即可知問題決不在此。漢字乃漢族語言必然之產物，而他對於民族之統一盡了很大的作用，而今長對於國民文學之建立，還要盡更大的作用。

第三是方言與國語問題。有人以為中國文字不適應於拼音化而且應該方言化，其方法即拉丁化之。反對者以為遺將使中國分裂，一如歐洲近世各民族。我們須知，國語之成立，一如其他有機現象和文化現象，是由合而分并由分而合的。起初，同一的語言分裂為各種方言，而隨國民經濟之發達，最有勢力的方言吸收其他方言成為國語。所謂有勢力的方言，大都是政治交通經濟文化的中心。例如

英法德的國語，為基礎之根幹，是倫敦巴黎柏林的方言。不能併入國語的方言一定隨經濟之發達，逐漸消滅而且應該消滅的。自然即在今天，在經濟最發達的國家，方言并不能完全消滅。例如倫敦英語和里昂不遠的半津英語，就有偏差，而和蘇格蘭的英語尤然。雖然如此，最後這差可以總歸消滅，而誰當淘汰，斷決于人民。民族語言之統一，是必然的趨勢。西歐十四五世紀以來國民文學形成的過程，就是各地方言消滅國語形成的過程，而由文學加以固定化。我們今天的歷史任務，是創造國語，不是維持方言。所以拉丁化運動是一反歷史的運動。這是一無歷史及語學常識至此，真可驚異。但反對拉丁化者以它將分裂民族，也是過甚之詞，因為本來同質的中國民族不會因方言而分裂的，而這一運動絕對不會成功的。

其次，說第二個特點。我國民族之形成，與近代歐洲各國不同者，即西歐各國是由馬蹄帝國分裂出來，中國是獨立成長的。中國民族最初組織者為黃帝，以後商周還只是中國民族的中心政權。秦始皇統一諸侯，盟同執書同文，廢封建，立郡縣，可說是中國民族國家的雛型。這是秦始皇的歷史意義。秦為漢滅，他而使命實由漢完成。直至今日，我們稱為漢族，不是偶然的。由秦漢到清，中國社會并無根本的變化，這二千二百年間中國的進步，是比西歐各國七八百年來的進步，還慢了一二百年。中國民族結成甚早，由于先天的民族同質的原因；然民族國家迄未鞏固且時陷分裂者，則經濟

力量尚未充分發達足以統一此廣大之市場。實在非有工業經濟亦不能統一中國之廣大市場者。至于中國工業過去未發達之原因，我想主要由於三點：一、是中國之孤立；二、地居溫帶大陸，宜于農業，地面廣大，各地多能自給，土地勉強可供生存，生產物亦缺乏複雜，故緊張的貿易不易發生，而對新生產力技術的要求也不熱烈。經濟上無巨大變動，生活也變成慢性的了。進步起于需要，既能够自給，自不要求進步。所以，保守主義不是原因而是結果。三、周圍各蠻族之不斷侵入，也就誤了中國之前進，因為一部分的精力費於復原與同化之中。於是，中國民族國家雖然早具規模，但內容迄未充實。換言之，國民經濟體制尚未確立。這是與西方各國不同的。

在文學上也有同樣的情形。中國的文字，是自已發明的，與希臘人借用腓尼基的文字不同，及近世歐洲各國借用拉丁希臘文字不同。這一事實，使中國文學一開發較早而文學之發展亦相當的早，但較之近世歐洲各民族在其民族生活的早期，即能記下其早期的生活者，也可說是比較的遲。中國最早期的藝術文學有兩大來源，一是北方的詩經，一是南方的楚詞。秦辭其短，這兩大潮流在漢代匯合，獲得了民族的性質；當時文學的種類是辭賦，和樂府和五言詩。這是中國國民文學之萌芽。然而不過萌芽而已。以後迄唐宋元明，中國文學有相當進步。五言七言的律絕，到詞曲，傳奇話本平話到章回小說，文學的形式內容豐富了，這自然受了印刷發明

之賜。特別是白話文學自宋元以來，日益發達，我們有許多巨製。戲曲方面如西廂，如長生殿，如桃花扇，小說如水滸三國紅樓儒林，七俠五義，短篇如古今奇觀，及聊齋中之若干篇，都是雅俗共賞的東西，在民族的團結與教化上盡了很大的作用，但還只是國民文學的先驅，不是國民文學的紀念碑。從曹子建到陳三立，從王實甫到皮黃，從施耐安到劉鐵雲，都是國民文學的遺產，但還沒有創造出典型的國民文學。具體言之，我們還沒有有一個莎士比亞。我們有喬賽有錫得尼，也有馬羅（Marlowe），然尚無莎士比亞。何以說沒有莎士比亞呢？即是沒有像莎士比亞那樣，運用國語描寫民族生活之全景，並將全民族的理想和信念，溶解於其全部作品中的作家。莎士比亞詩，歷史，哲學融于一爐，我們還很少這種東西。我們的社會，即在鴉片戰爭以前，并未落後於十六世紀的英國，何以我們還沒有莎士比亞呢？我所能作的解釋有二：

第一，國民文學是一民族生活普遍而平均成熟時候才能完成的。中國在鴉片戰前有的地方，其進步超過十六世紀的歐洲，但地面廣大，發展不平均，平均說來，民族生活不及十六世紀英國之豐富繁張。因此，雖然中國有產生莎士比亞的力量，也不亞于莎士比亞的天才，但其內容終不及莎士比亞豐富。例如元曲之中，是極好的作品，但或為吏事，或諷刺說，或寫人情世態，終不若莎士比亞一人之力畫出當時生活之全貌。又如水滸紅樓儒林，都描寫了一定社會，但都還沒有在由所寫的社會中，攝入當時

活之全景。而更重要的，就是在這些作品之中，很少全民族共同一致的深刻的思想和理想。特別是文詞和思想結構均達第一流者，不可多得。這原因就是整個民族生活未能打成一片，士大夫和平民生活隔離，因而全民族共同利害還不能靈敏的表現于國語文學的紀念碑中。國民文學的內容是平民生活，但必出于高深教養者之手。過去中國士大夫非無深湛之思，但以白話著作，多少帶點繁雜的遊戲的性質。中國過去白話中文情其高尚者莫如儒林，但這只是其業餘之作。即蒲松齡的誌異和戲詞，也是其遊戲之作。而道和莎士比亞傾其心血，盡其民族生活是不同的。

第二，便是文語之分離了。而這也是由第一個原因而來的。本來，各國語的與寫的，沒有真正一致的。寫的字與說的字不能一致，不懂中國文字為然，拼音字母也不一定與發音一致。（一致的只有人造的世界語）。同樣，文之所以為文，總是好口語加以整理和提煉的。但中國文與中國語距離之遠，遠是最大。這有什麼原故？是否由于中國方塊字呢？不是的。因為很顯然的，自宋以來，已有大批白話文學，而這是用的同一的方塊字。有人以為寫字太難寫，所以寫的時候力求簡單，因而力求近古。這只是想當然耳。事實上寫文言談。寫白話亦不容易，要文字簡潔，多半要寫兩次以上。如果僅僅是懶省力氣，根本不會有文學之產生。中國言文之分離，原因是社會的，經濟的，技術的。何以唐宋以前沒有白話文學而唐宋以後有白話文學呢？這便

是因爲唐宋以後，社會官力增加，文化程度普及，印刷術之發明了。我們看唐宋以前的作家，很少真正的布衣，如司馬遷，如司馬相如，如延年七子，如六朝時的文人，只要有名字的，大抵都是貴族。樂府歌詞作者多不無名。有之，是下層文人擬作的。唐詩是一過渡時代，自此以後，平民作家就多了起來，白居易且力求通俗。宋詞講畫的固然是平民，而士大夫的詞也是爲妓女作的。然元曲的作者，和施耐庵羅貫中的身量，都是很樸素的。換言之，多是平民。這與我們所說的問題有什麼關係呢？關係是很大的。這便是中國士大夫文學與民衆文學雖在唐宋以後有接近的趨勢，距離並未消滅，而口語的文學迄未成爲文學的正宗，大部分的士大夫不願認真從事白話的著作。知識份子在此，飲譁，贈答，傷春，悲秋，感遇，惜遊，作壽序，寫祭文；而民間的作家，在唱蓮花落，講寶油郎，說蔡中郎，談梁山泊。於是，前者用文言作五古七絕，而後者則用戲曲和小說的方式。文學之靈感之源泉是人民。然不可否認，民衆語言或初期民間作者的文學，是素朴而甚至俚俗的；文人之作是比較優美的，然也不可否認，如他們不能在民衆生活中汲取靈感，結果一定貧血。所謂國民文學非他，即是民間文學和文人作品的結合與提鍊。民間文學多是口說的，必賴高深教養的人加以提鍊。然知識份子與人民的隔絕，使文言與白話分離；而文言與白話的距離愈遠，使雙方的成就都趨于貧困。我們還要知道，羣衆之于天才，是水漲船高的。一般的水準提高，天

才的頭角也愈輝耀，否則縱使獨秀于羣愚之中，其成就亦必有限。一般人民的知識愈低，發顯國民的優秀作品愈沒有，天才大作的產生也就愈爲困難。明乎此理，不僅可以知道文言白話的分離是我們文學之一大障礙，也可知道文學之目的，不僅在匯合羣衆，還要提高羣衆。因此，我們今天要緊的事之一，便是要填補文言與口語間的鴻溝。唐宋以來許多很好的民間文學之出現，以及許多文人之嘗試民間作品，本可填補這個空際，但一個政治上的反動，又使這距離固定了，這便是八股。於是士大夫的文學日益枯竭，而民間的文學仍在粗俗的狀態之中。因此，中國民族的文學沒有產生出奇異的碩果來。

第三，要談到我們文學的現狀。我們在過去，因爲社會生活之遲緩，沒有產生完成統一的民族國家和國民文化。西方的勢力來了。這時候我們民族的命運有二：一是國家現代化，創造我們新經濟新政治新文學，以適應現代環境，一是國家殖民地化，生活上精神上爲人附庸，舊文化成爲古董，新文化安於神祕。我們實際的情形，是在這兩條路的掙扎中。因此，在文學上也必然看見兩種情形，即是我們有新文學之萌芽，同時有無結果之追逐。此外，舊的文學維持其殘喘。

但中國民族在奮鬥中。中國新的文學運動是中國民族運動的結果。在清末，老殘游記官場現形記乃至二十年目擊怪現狀，已表示中國進入一個不同的時代。但首先提倡及嘗試新文學者，當推黃遵憲

譚同是啓超。他們已主張「詩界革命」和「小說界革命」。然不過舊瓶新酒而已。而隨辛亥革命之流產，只有南社之詩，鴛鴦黑幕，選舉司城。

第二次運動起于民國六年。這一年胡適提出「文學改良芻言」，主張以白話爲正宗，提出八不主義。這是關於文學形勢的主張。接着陳西滢發表「文學革命論」，主張「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樸素的國民文學；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實地的寫實文學；推倒虛偽的隱晦的白話文學，建設明瞭的通俗的科學文學。」如果不以詞害意，這幾個主張大體上是不錯的，不過對於當時民族的危機無深刻的敏感而已。於是五四以。胡適等發表了他們的白話詩，魯迅寫了狂人日記和阿Q正傳。

五四以後，白話文的威信確立，西方文學也大批輸入。自是以來，我們有許多白話小說，詩歌和戲劇，散文更不待說了。我們有許多文學團體，作家主義和口號。在這二十六年之中，無疑我們有許多可喜的嘗試，可貴的成就。但是，這些成就，不足自滿是不待言的。一個顯然的證據，就是若干年前，一直到最近，連最自愛的作家也不能不問何以沒有偉大作品的產生。據那些答案，或歸咎于作書或歸咎于言論之不自由，以及批評家過于格等等。這自然不無原因，但這些事情在其他國家並未阻礙偉大作品之出世，稍知文學史者也是很明白的。百年以來，或二三十年來，我們民族的憂慮是如此深切，而今日在這樣大的戰鬥之中，何以我

們沒有偉大作品之產生呢？

所謂沒有偉大作品之產生者，是說我們在新文學運動中還沒有偉大作品的產生。而不是說，中國從無偉大作品。在我看來，不獨我們還沒有新的偉大作品，而且我們的新文學也還未成熟。我們的新文學尚未成立，自然無怪沒有偉大作品的產生。

我說新文學尚未成立，不是否定新文學的存在。而是說，他還在萌芽，但現在尚未成熟。他正偉大的前程，但現在還未成年，必須在正當的訓練之中，才能迅速的成長。

也說新文學的作家不濟于我的說法。但我想這是不事實。二十幾年來的新文學並未對廣大民衆發生深刻的影響爲民衆所歡迎，一本新的作品平均不過幾千的讀者，而且限于知識份子，就是一個顯然的事實。文學不比科學，不能爲民衆所賞，就是失敗。新詩至今還流傳于新詩作者之中，小說所寫的，也是士大夫。過去看小說才子佳人，現在才子佳人是才子佳人。就是講者熟文學的人，也還沒有寫出一本水滸。年來戲劇也都有相當成績，但也不過少數仕女之消遣品而已。所有新文學還沒有以新的形式，將全民之所思所感表現出來。他或者是舊士大夫感慨的餘韻流風，或者是西方文學之某種程度的模倣。在這種說不上自己的新文學。許多人談新文學。如實思是指白話文學，但白話文學不是古已有之麼？如指歐化文學，那麼，我們不應有自己的文學麼？翻譯與模倣是必然而必要的，然而是不够的。總之，直至今日，我們還沒有真正新文學，我

們沒有獨創的國民文學的代表作品。這是我們要深切認識的。

這原因何在呢？第一，是客觀的原因，即社會的或國際的原因。如上所述，我們的民族國家早具雛型，但成長遲緩。而在我們的民族國家還未成立的時候，被迫加入現代國際的舞臺。在這舞臺上，我們做了失敗者，並被束縛不得發展其國力。一個國家要能自立，總要有一個有力的社會層層撐持國家之命運，或有一種制度培養國力而集中之。而我們在過去國際形勢之下，沒有形成。而更不幸的，我們于失去自信彷彿無主之時，乃習于抱殘守缺及追逐模倣。第二，我們的思想家及作家不能深刻的獨立的思索，以自己的思想和智慧來完成自己的任務，我們沒有根據自己的尺度和需要創作，天天研究東家長西家短，甚至作繭自縛，也是主觀上的弱點。而這些不備文學爲然。一個國家的國民文學的時代，總是一個國家凝爲一體表現其強大生命力的時代，而一國文學在世界上一站一定地位，必是一國在智慧生活上能够對世界人類有所貢獻的時代。而我們過去——我說過去——沒有達到這一點，因此，我們的新文學，就沒有成長，也就沒有偉大。

這種情形，不獨我國爲然。一個例子是美國。美國雖在一七七六年獨立，而在獨立前已有富而寬林這樣的天才，但在藝術和學問上的獨立，還是十九世紀中葉的事。如果伊爾文是美國文學的先驅，那麼，到惠特曼，受倫敦，特別是馬克吐溫，美國才能說有自己的國民文學，而這是在南北戰爭時代

以後的事。自是以來，美國才算完成其國格。

一切落後的國家如此。例如日本的新文學，也許我國有人認爲成績很高。但一個日本批評家平林初之輔曾經說：「日本之國民實在還沒有值得稱爲國民的古典文學這種名字的作家。紅葉，露伴，蓬花，漱石，荷步——這些作家中說其代表近代日本作家的人怕沒有。原因固由日本向無天才之出現，亦由日本中階級未經十分革命之戰鬥，即與封建勢力妥協而賴其庇護以成長。」可見日本人中還有有自知之明的。

同樣的，過去的俄國亦然。大批評家柏林斯基對於當時俄國文學，有極深刻的批評與教訓。我想將他的話多引一點於此，因爲對於我們頗多貼切之處。

柏氏將文章分爲三個階段，「其民間的「口談」二是文字的「記載」，最後才是藝術的「文學」。民衆的詩，還沒有思想，有之，只是思想的預感。因此，民衆的作品不能達到藝術的形式。思想必發展到成熟的思想，才形現於藝術形式中，假使民族生活之內容，缺乏全人類的發展，則這民族不得不否定自己的民族性及其歷史發展，而人工的接受那代表人類的各民族之文明，否則他不能成爲具有歷史意義的民族，這種民族的民衆文學也不能發展爲藝術。同時，民衆的藝術，只是簡單的財富，而在外來的成分尚未與其民族的成分融合貫通之時，因而尚不能發生獨立的文學時，他的知識份子只能創造一種模倣的文學。此時民間作品會引起知識份

予之注意，不過，從這裏不會得出多少的精華，俄國民間文學的命運也是如此。他又說：由口談變爲文學，固有助於印刷術之發明，然亦只能發生于領導人類的民族，且必在其歷史上最有活力之時期，而只有盡自己權利生存，具有獨立精神，具有歷史意義的民族，才有自己的文學。

由這根本理論，他分析了古希臘羅馬文學與其民族生活關係以及現代英法德三大領導國家之國民文學特點。說到俄國文學，當時俄國文壇喜歡說某人是俄國的拉辛，某人是俄國的屠格涅夫。但柏氏認爲這一切極大的誇大狂。另一方面又有可笑的懷疑論，「有俄國文學這東西嗎？」柏氏認爲兩者都有益處，但都是錯誤的。在古世（一八四八）之前當他談著「俄國文學批評史」，指示俄國文學之發展與前途。

他說：「自羅高諾夫至普希金的俄國文學，都是極微的，其必經結果是偏重修詞；普希金至目前爲止，俄國文學內容很貧乏，大部分由外國思想構成。俄國文學數量甚少，讀者羣衆爲數甚微，而遺少數讀者，還細分爲許多派別。文學之高等讀者，還是作家自己，他們人數甚少，亦分爲許多完全無關的派別。」雖然俄國這一切缺點，俄國文學畢竟是存在的。俄國文學之起源與發展是很特殊的。文學是自己的民族生活的表現，而文學史與民族史是密切相聯。俄國文學過去和現在還沒有世界的意義，俄羅斯民族也只在初步發展中，沒有充分的成長。我們能信其有偉大前途，但現在應拒

絕將俄國文學與法德英文學比較的企圖。」

「俄國文學與其他國文學不同之點即在其不是由民族生活土壤中直接產生，而是人工移植的果實。因此，其開始是模倣造作，內容貧乏而枯燥。假使永遠如此，那不成其爲文學了。幸而大彼得改革，促進了民族的生命力，文學方面亦然。只要將羅高諾夫（Leshinav）與普希金，封維峻（Ponizhin）與戈里（比耶知）由模倣的，堆砌的，學院的與詩本詩，到獨立的，藝術的，生動的大衆化的詩，是一逐漸完成的過程。」

柏氏歷數俄國新文學的幾個奠基作家之後，說到普希金：

「他是一個詩人，他使俄國的語言改變而且完成，使其具有高度的藝術性——有了普希金，俄國文學中才有值得稱爲藝術的詩。在普希金之作品中，有俄國文學之總和。在他未成爲獨立的國民的文豪之前，他是前輩詩人之學習者，他取長捨短，得到他們所有的成就。普希金以前，俄國文學亦步亦趨模倣外國，學習他們文字的表现法，以後，開始去獲得歐洲各國國民性的要素。這過程現在繼續着，將來也還要繼續下去。俄國民族特性之一，就是吸收外來物的能力。俄國人還不會開始生活，他在蒐集生活資料，那麼，假使他需要這樣大量資料，他將來生活一定是很豐富的了。」（「論文學」）

他在論「自然主義者」一文中說到戈里：

「我們的文學以模倣始。然并不止于此，而繼

續努力成爲獨立的，民族的，努力由修辭的變爲單純而自然的。這傾向於我們文學史的精髓。這傾向的成功，沒有比戈里更大的了。只有不受一切理想束縛，使藝術合于現實，才能達此目的。這就是戈里偉大的功績。」

又在「論俄國小說與戈里」一文中說：

「我們俄國至今還沒有過小說。……以詩爲人生之目的，以科學爲人生之止境，以小說是一種於作者必要而過剩的文章，若巴爾扎克及莎士比亞者，才算詩人，若以詩人爲職業或模倣詩人，則不是詩人。這樣，我們現代作家中即無比戈里更配稱爲詩人了。」

在普希金戈里以前，俄國有許多作家，如 Lomonosov, Diphlaun Ozarov Dmitriev, K. yov, Karanin, Zinkovskiy, Tautchikov, Paganin, Paleyov, 都對俄國語文的改革，富言與詩的創作，西洋形式之介紹及模倣，盡過一手一足之勞，然柏林斯基承認普戈二人爲作家。爲什麼，他們融會了民間文學和藝術文學，由形式主義及修詞主義解放，獲得自己的生命獨立性和藝術性，成爲自己社會生活的表現，進而俄國民族文學紀念碑，並啓發俄國的趣味，作爲人類思想向先驅，在世界上獲得其地位。柏氏承認俄國現在的缺點但保證其將來可以獲得世界意義。萊雷托夫，屠介涅夫和柴斯安也夫斯基均由柏氏之賞識贊譽文壇，經他們和以後。爾所泰高爾三安得列夫等巨匠之手，俄國文學不僅獲得民族的意義，而且獲得世界的意義。這正合

乎柏氏的預言。

一個偉大批評家之所以偉大，不在其能作悉維與菲薄，或裨服外來的名詞，作不相干的公式，而在根據一民族的歷史任務，指示創作的道路。柏氏雖是一個黑格爾主義者，他了解這一點。我之特別在重徵引他，更因為我們現在的情形，和百年前俄國的情形類似。我國也有人比配某人為我國之外國某人，然毫無疑義，我們直到今日，還沒有普希金，戈戈里自然也說不上高爾基。我們還沒有國民文學的作品。我們還在學步。這是必經的階段，但不可安於此。我們要吸收學習和生活，創造獨立的民族的文學！

一國的國民文學，可由兩種正式形成。一是自然形成的。自己的作家，將藝術的文學和民間的文

學融合起來，創造新的全民的文學。二是吸收外來影響形成的。落後的國家在國際環境中不能不從他人學習。他模倣，吸收，學習，練習，逐漸消化以後，創造去自己的東西。但兩者需要一個共同的條件，建立一新的統一的國民的國家之時，亦即自己在生活和精神上能够自立而且成熟，因而有創造的精神和能力之時。

這個時代，是業已來到了。如果中國過去還沒有完成世界上先進國家在十六世紀所成就的水準，今天便要在二十世紀的水準上建設我們新的國家和文化以及文學。換言之，我們要在最短期間完成他們四百年的事業。這便是我們革命建國的意義。這一艱鉅的任務，我們在抗戰中進行着。在此次抗日戰爭中，我們完成了空前的統一，特別是以自己的血

，抵抗自己的敵人，以自己的汗，建設自己的工廠，而在鐵血的戰爭中，爭取了初步的平等，並在全人類的戰鬥中成爲領導力量之一。我們已在政治上成年。我們的痛苦至今而極，而民族的生命力亦從無今日之熱烈豐富而強。我們已具備了建立新的民族的現代國家因而產生偉大國民文學的條件。在一切創作上，當是後來居上大器晚成的。中國應該產生偉大的文學，在世界上證實中國的地位。我們等待天才之勤奮和努力。假如有人說，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我說，在政治經濟上或受狹烈威定律支配，但在學藝之王國，是達爾文定律支配的。當戈戈里出現時，受到強烈的不滿和輕微的同情。但不滿立刻消失。只要有生命的作品，一定會得到最後成功的。（七月二十七日）

（上接第十頁怎樣進攻日本？）

再來一個突尼斯的殲滅戰吧！日本人不能放棄馬來與荷印，比着德意不能放棄突尼斯，更爲明顯，在安南新幾內亞菲列賓佔領之後，我們可以一襲日本的老套，去收復馬來與荷印。地圖上告訴我們，在安南馬尼刺與新幾內亞帶形的阻絕，不但是斷絕了日本的資源，並使它在軍事上，成爲兩個不能相互援助的個體，日本在這種戰略上的失敗，很難以戰術上的技術來補救，而挽回其厄運。西里至突尼斯最多亦不過兩百公里，在失敗的時候，尚不能逃脫一個，更何況由巴達維亞至東京要二十倍三十倍於以上的距離？那除非

是日本人在想着奇跡，也只有有神話中去尋求！不過我們並不能奢望有突尼斯那多的俘虜，但我們一定知道，要有三五十萬日本軍閥的順民，在南洋留些遺蹟，隨着時代的過程，做了歷史的點綴！

所以在今年——一九四三——年底以前，同盟國亞洲戰場的戰略，我們認爲絕對必要，並深信可能，應以少數的兵力，首先攻取安南與新幾內亞或更進佔菲列賓與西里伯斯，以爲擊敗日本的準備步驟。決不可聽信歐洲第一，亞洲第二的說法，一誤再誤，終至不可收拾！

「認真」與人生

程仲文

一 發端

談人生哲學者，世界一者立論觀點不同。所謂「實驗說」，「虛無說」，「樂觀說」，「厭世說」，是以物者為條件，而編於論理的形式；所謂「中庸論」，「無為論」，「理性論」，「知行合一論」。則以精神為條件，是完全理論的形式。這二者各有其是，也各有其非，各有其長，也各有其短。

最近從此世界大戰，不特將政治、經濟、地理疆域打成一片。而且也把精神與物質兩界即論理與論理主觀與客觀兩大範疇，也打成混雜之狀，過去沉湎於論理的物質的生活之中者，漸覺得論理與精神之崇高；反之但迷信論理精神至上者，也不能不懷懼心生存競爭的殘酷與嚴重。

於是新哲學必躍然應時代之演進而為人類生活所憧憬。此新哲學何？曰「認真」兩字。

「認」者「體認」，「認真」，發於「主觀」，為論理精神的產物；「真」者「現實」，「具象」，陳乎「客觀」，屬於論理的物質的產物。認真者，而達於「善」，止於「美」，至真而歸於「樸」，由「樸」而「真」，而「善」，而「美」，是為世

界演進之程序，亦為人類心靈發展之程序。故吾曰惟認真為人生最高之哲學。

二 「認真」詮釋

通常人們所說「認真」兩字，大抵指「努力」「專注」「允美」「堅持」等意義。比如說「某人工作很認真」，「某人正在認真地讀書」，「某廠的出品很認真」，「你對這事何必認真」等等。至於我們這裏所說「認真」兩字，是哲學上的名詞，其涵義固前無定論，吾人不妨予以新的詮釋：

(一) 澈底的，我們對於專物出以認真的態度，必為堅持到底的。因認真態度之形成，首先應該有「目標」，再對此目標發為一種「信心」，而真得「認識」，既能認識清楚，就要「固執」。此處所謂「固執」與「認真」頗相似，但也不能混為一談。因認真須先認清目標，使無缺憾，然後堅持到底，期其貫徹。固執不過在後一階段，即目標既立之後，出以屹然不動之態度，所謂「持志」的在「持」，而「立志」的問題是不問的。所以固執僅是對一事物的基本態度中的一個部門，而非全體。另一方面，「認真」也不是「蠻幹」，認真是「貫徹主張達成任務」，頗與「蠻幹到底」相似，但前者出以「

理知」，出以計劃，不若後者基於錯誤認識而變執理者可比。所以我們說認真的第一個釋義是「擇善而固執人生的態度」。

(二) 至善的：「止於至善」的觀念是認真的第二個釋義。「抱殘守缺」絕非認真的態度，在艱危困迫的大時代裏，如果不能戰勝環境，而做現實的俘虜投機取巧，僥倖長難，偷安、敷衍、塞責，便是以造成頹風敗俗，是認真之勁敵。認真不特須憑聰明睿知去擇選方面決定態度，也要憑良知去除惡揚善，服從真理。認真出於自然的良知，而非故意矯作，是情理之正常，而非為過度。突進財相張伯倫當經濟恐慌之年，為文評論倫敦公國之雀鳥，以鎮定人心，非為不知，但此種矯作之知，即為後德日挑起二次大戰時期中之罪行，吾人應加認諭。

(三) 完整的：「認真」應為一完整體，從全局而不從片面，「以蠡測海」，「支離破碎」，雖有時或片面合乎認真的定律，但不能認為切合了認真的真諦。

用認真的態度去做一個好人，或用認真觀點評論一個人，還都是很困難的事。惟其如此，我們所必須藉助於教育的力量也極大，我們該不放棄任何時間場合修養鍛鍊所謂「養天地正氣，法古今完人」，「完人」兩字正是我們所說「認真」是完整體的詮釋。

從全局看，不逾小節，表理貫徹，整個革新，才能把握認真真義。因為全局與片面不同，有時雖然與片斷積聚成全局。一個「池塘」與「大海」不同，池塘除了養魚植草，或其他經濟的遊樂的價值

以外，沒有意識，大海則為「交通」與「潮汐」所攸關。又比如「大義滅親」。我們以為不能從「滅親」片面判斷人生，而必須從整個人生態度上觀察，則可見大義滅親為認真態度之極端。

(四) 前進的：基於認真的態度，必須追求光明的前程，與「進步」「進化」若合符節。各人要求事業的開展，學識的深造，身體的健旺，精神的昂揚，這種觀點，決定各人要求前進的態度，對此進步觀念，絕不放棄。

我們常可看見一種人他們極為頑固，他們的思想是倒車式的，固步自封，譬如清末同治年間，興洋務，倡西學，修築滬甯鐵路的時候，竟激起了農民暴動，毀壞路工，此輩農民行動上的作風，似有合乎認真剛字者，實則大相逕庭。關鍵所在，乃是他們抹煞了「前進」觀念之故。

五、理想的：以認真態度觀察人生必須注入人類的全知全能。眼光無限遠大，所見洞如觀火。西歐普法戰後，法軍陷柏林，費希特認為德國之敗，在於德國民族性之墮落，乃大聲疾呼，喚起國魂，德國人民覺悟，遂朝氣蓬勃，數十年後戰勝法國。此次大戰未發之前，理想主義被「現實主義」所擊倒，現伯爾之徒，因以鑄成大錯。如以我們今日的論評願斷，戰爭之所以爆發，由於盟國最初不能堅持認真態度而已。

三 人類不認真之由來

當今社會，無是非，昧良心，而表現為社會病態者有「敷衍」「搪塞」「不徹底」「不堅持」表

現主義」「隨隨便便」「浪漫姿肆」「發國難財」等，這些病態猶如逆襲而來的狂瀾，使我們沈淪於慢性自殺的絕境。現在這種悖謬心理，深入人心，甚至至相奔競，反以「認真」為癡呆，取為笑樂。這一種頹風敗俗，馬靡一世，實在是國家民族生存發展的最大阻力。

但如我們研究「認真」之道，實在是自然界科學界所蘊有的潛能，也就是一切自然界科學界的根本精神，亦即形成科學的出發點。我們可以說「認真」是天地的大道，循乎以道則昌，逆乎此道則幽。然則人類何以有不認真的事實發生？其原因有五：

(一) 由於心理狀態之不全：在心理學上可以找出許多確切的例子，說明人類不認真之造成，完全由於心理狀態之不全。人類心理由刺戟發生反應，但如心理不全，則基於「小我」利益而發生的行為，不經過「社會的我」之「監察」，即發為行動，一個人的性格即遭受污染。人類的本性，常因為種種種人生經驗之故，不斷發生根本變化，這種心理變化的歷程，其極其複雜的，因此很容易引起嚴重的錯亂，心管便失了主宰，遺失穩定心理所以形成的緣故。

在心理歷程之中，有所謂投射作用(Projection)，它是因為心智不全的緣故，想把自己所有的變態行為轉得一種藉口，人們往往遇到一些行為歷程和個人與社會的主要傾向相反，而且他為一時的慾念所蒙蔽，乃我一逃避的路向，以自己錯誤行為歸罪於某種外力。查浦曼與孔次(T. C. Chapman & S. Counts)認為這種投射作用，縱然未曾消滅責任之感，也必喪失甚多。他們更說：「任何一種心

理歷程，若使一個人喪失責任之感，而竟想其自己的不慎行為不論對於個人或社會都是很危險的，教育絕不應讓這種虛幻的景象曲解實際一個人總應該認識自己的責任。

現代心理學者考夫卡(Kurt Lewin)的完形派心理說(Gestalt Psychology)，他們認為領悟是一個整體，人類心知是向這個整體發展的。心理的動機是補充這完形的一部分。他們的主要原則，以為「行為的成就，須以一時時間內的整體動機為其刺戟，非由於其任何一部或其各部的統合如剪燬物或算術總數者所引起的」。這完形主義的傾向，正指點了我們所說的心理狀態的健全與否的分界點。

(二) 由於知慧上的缺陷：人類智識不齊，而有聖賢才智中庸愚劣的差別，他們對人生態度也往往不同，所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悲天憫人的宗教家，他們以犧牲自己，救人類為己任，愚庸之輩不能瞭解他們，這是愚庸之輩心智有缺陷，不能見及此人類之至高之性。再加漢奸出賣國家民族，其理由在於他的智識不能瞭解國家民族與自己的關係甚至利慾薰心，蒙蔽真理與智慧，把它置於五里霧中，而做出無恥的勾當。又如我們看見一個人去救沉溺水底的仇人，往往不能瞭解他完美無缺的人格性，這也由於我們的智識沒有發覺到這階段之故。

智慧之高低，實表徵人格的完缺，人類有許多失算、失足、失格的事情，都造因於智識之缺憾，迷惑了心智，不能尋求較高的滿足，一旦走錯了路，千古遺恨了。華真(Watson)說：「人格是一個人人在反應方面的全部能力」。如果人格有缺憾，自然

是由於反應能力的偏廢或病態。這樣我們可知眼光的短視，人格的卑下，態度的欺詐，人生境界的狹窄，思想方法的悖謬，都心不全所致。智慧既有缺陷，於是玩世不恭，侮誕品格，做癡氣節，人生態度便變態而為不認真的了。

(三)由於生理上的病態，人類心智都是向完美無缺的至善之路發展，但是如果生理上有缺陷，就不能不難就易，捨本逐末。神經衰弱的人，把事情看得很悲觀，色盲的人把美麗的調查，看作單調的輪廓，耳聾的人把高雅的音樂，認為蚊蚋的飛鳴，跛癱的人把距離看得比人特遠，由於生理的病態，障蔽了聰明與智慧。往往有目不能視，有耳不能聞，有口不能言，頭腦不能思想，如此，他的人生態度，不復有「認真」的觀念。

不但如此，認真在生理病態情況之下，有這種變態的傾向，即使生理上一時的病態，也可以防害認真態度的發展，人類也就利用這一點，常以疾病的發生，及一時的生理變態，誣飾自己不認真的過錯，而自以為得計。但我們要知道這決不是我們的光榮，而是我們的恥辱，這更不但是進化，而是反動與退化。

(四)由於教育之悖謬：「教育即生活」「生活即教育」，教育的意義本來是極廣泛的。日常生活動所接觸的社會、家庭、朋友，以至於過去、現在、未來的人物，都可以影響於人的改變。所以我們首先要重視這種廣義教育的侵蝕人性的作用。用我們都是過來人，我們常痛感社會的反動力量，增加我們許多艱難，我們年青人的率真熱烈，情感、正義感、常

常遭逢社會惡勢力的排擊。自以為深於「世故」的年青者，他們或隱或現用這一種哲學教訓青年，「要有妓女的手段，忘八的肚皮，強盜的心腸」，事實上也為這種謬說找實證。在這種教育的薰陶下，青年人澈底的理想的，至善的，完整的、進步的人生態度，被磨折去十之八九。漸漸地不覺得他們的無恥與無聊，而自己也習染此性，不認真的觀念潛滋默長，竟在一發不可收拾。欺詐、僥倖、固步、自封的態度已成風，尙社會便向逆流倒退。

(五)偶然與無常，最後我們也將牽涉到一個問題，除了人類本身先天或後天的缺陷以外，使人類不認真意識產生的原因，還有人類心知多樣化與社會現象的複雜化，使人類知慧不能適應此客體而生了「無常」與「偶然」的觀念。認為無常與偶然是根本不可捉摸的東西，但是我們細細研究一下，偶然與無常，是否能夠掩飾人類心知的健全，辯護不認真的非是呢？這裏我們得先研究偶然與無常的涵義。

根據社會科學的見地可以肯定社會現象的變革，必有其因果法則。因此，社會現象是可以覆按的，推算的，有它的必然性的。不過社會現象也常有失去平衡失去常態的時期，比如「戰時」便與「平時」不同，戰時社會現象變態無常，使人類適應為難，而慨歎於環境的逆襲，認為社會現象無可捉摸。但是我們知道，這原因並非社會現象，即變為無常之故，而是人類心知因情性所牽，不能適應之故。人類以「正常」的平時知慧與思維方法應付「變態」的「戰時」社會現象自然不能把握現實了。既

然不能把握便推諉於時局無常以為遁辭，實則這是一大錯誤。如果我們能夠多了解變局，多了解戰時，則認為「無常」者將為「戰時」的「正常」，「變態」，即戰時的「常態」。

我們得警策自己，不要因為實質當然肯定客觀的無常，便放棄自己適應上的努力，而心灰意懶，委諸天命，這是自誤誤人的作法。我們要反省，平時有十分努力便可適應，戰時需得十分努力才得適應，那末我們不致承認「無常」的存在，而掩蓋自己心知的不健全了。

自然現象或社會現象，以認真法則為變革的大道，我們如果以認真態度去了解一切，去應付一切，那末一切皆可了解，一切皆可應付，根本用不到所謂偶然，所謂無常約名詞，來欺騙自己。

四 尾語

人類的天性應該是認真的，自然界的法則也應該是認真的，性除這不認真的因素，必然將見認真的偉果。比如如何砥礪清正的志節，如何奮發蓬勃的精神，如何增進工作的效率，如何改造民族的心性，如何提高科學的技術，如何消除人類的紛爭，及如何營造和平的永福等，這都以認真態度的養成為先決條件，至此當一毋庸贅述。

二十八年孟秋，時作者客昆明，遍歷滇池大觀樓黑龍潭翠湖等勝地，天朗氣爽，滄海全消。與既濃，思緒亦暢，遂成「認真論」綱要三萬言，雖時以作者三十初度，何足以言哲學？因藏之書篋，未敢公世，倏忽四年，年來自觀戰時世俗流風的向下，如既倒之狂瀾，國族休咎卜於今朝，不禁與無窮嗟嘆，乃復念及舊稿，讀而摘述之。



經濟學家杜兒閣的生平

鄭學稼

安尼·羅勃·雅克司·杜兒閣 (Anne-Robert-Jacques Turgot) 於一七二七年五月十日生於巴黎，死於一七八一年三月二十日。

他的一生，幾乎跨了整個的十八世紀。在那多事的時代中，他佔了顯著的地位。

誰如肯考究十八世紀法國史，誰便會發現一宗巧合的事：杜兒閣的降生，恰在服德 (Voltaire) 從流放地英格回國的那一年。這位法蘭西思想界的怪傑，比杜兒閣早死三年，給與杜兒閣的影響，是非常之大的。如果，我們再擴大自己的視野，又不難發現：盧騷 (Rousseau)，狄羅 (Diderot)，黑兒法修 (Helvétius)，康的克 (Condillac) 們也都生於一七一及一七一七間。爲着這個原因，杜兒閣的思想，和這一羣的法國啓蒙主義者，有了密切的關係。至於在法國之外的大思想家，如休謨 (Hume)，萊伯尼茲 (Leibniz)，勒辛 (Lessing) 們的思想，也可以在杜兒閣的思想系統中，找到痕跡。我們可以大膽地說：十八世紀歐洲的偉大學者，他的思想，未給杜兒閣以影響的，只有兩個人，他是生於一七二三年的亞丹·斯密 (Adam Smith)。

著平杜兒閣的傳記家，探考他的家世，證明他的祖先是諾曼 (Norman) 的貴族。據云，早在基督降生前數千年，有一個名杜哥 (Togur) 的丹人王子，是他的始祖。到第十一世紀，達拉姆 (Darlham) 修道院院長聖·杜兒閣 (Saint Turgot) 蘇格蘭王馬考姆三世 (Malcolm III) 的大臣，是他的遠祖。此後，這一族人，是諾曼的著名貴族。

降至第十七世紀初，他的高祖父，曾任國務會議中貴族的議長；他的祖父爲着某些的原因，棄職就文。傳到他的父親密哈爾·埃尼 (Michel-Etienne) 時，我們就不能找到這家族的武功，但密哈爾却是巴黎市廳的市長。這位在巴黎市政史中佔一顯著篇幅的市長，一個勇於負責的人。他生了三子，我們所要說的杜兒閣是最小的。

依照當日貴族家庭的習慣，子弟只有三條出路：軍隊，政府及教會。杜兒閣的長兄任文官，二兄是武將，他本人依父親的希望要在教會中服務。杜兒閣的二兄，依他記家的報道，會參加多戰役，以戰功授基阿那 (Ghana) 總督；晚年，從事植物學及農學等的研究，一七六〇新創立「農學會」，又是若干冊自然史的作者。

杜兒閣最初肄業的學校，是路易·勃·格蘭學院 (College Louis-Le-Grand) 及波立西士學院 (College du Plessis)，後來入聖·蘇皮爾 (St. Eustache) 神學校，得神學的學士，時在一七四七年。他最後的求學所，是索爾蓬 (Sorbonne)。依法國大革命前後著名人物康多塞 (Condorcet) 的回憶，學生生活的杜兒閣，有非同學所及的特性，是時常資助貧苦同學買書。此外，他的特點，是記憶力極強，讀一兩次後，能背誦一百八十行的長詩。他最嗜讀的，是服爾德的著作。他對每宗事，每本書，却能有深刻的分析和研究。他的好學，恰能吸收當世盧騷，狄德羅們的名作。

索爾蓬的組織，約等於現今大學的一院。雖有多數博學的研究員。至於青年學生，雖分開住宿，却有共同的圖書館，花園等等。杜兒閣的老師中，有當日首先信奉牛頓天文學說的法蘭西學者哥尼 (Stor-ne)。他自己成爲亞哥尼的同志與頭腦的神學家相對抗。他注意天文學，是受他的數理天才的推動；而教義又和哲學相關聯。因此，他常讀洛克 (Locke)，萊伯尼茲，斯賓諾沙 (Spinoza) 的作品，並常和同學辯論。

一七五〇年，他的修業圓滿。他感覺神學的空虛，不願充當教士，特地寫信稟告他的父親，要改習法律。賢明的密哈爾允許他。他的努力，使他對法學有深刻的認識。一七五二年，他任檢察官的顧問。

一七六一年，三十四歲的杜兒閣，被任爲李摩基 (Limoges) 的知事。當日法國有三種政治區：

第一是設官的，叫做行省 (provinces) 或教區；第二，叫做省或軍政府；第三，叫做縣 (County) 是為賦稅的及行政的目的而設立。他在這種行政區域內主要的任務，是整理田賦，增加國王的收入；此外，他還須負責造路，修堡，管理司法，振濟飢荒。十八世紀的法國，如李摩基那樣的縣，計三十二處，而杜兒閣所轄的，是最貧瘠的和最落後的。從土壤狀況說來，如沒有充足的勞動和肥料，任何作物都難於生長；因此，杜兒閣所統治的區域，是農民最是不來的地方。估計全部面積，約等於四百萬英畝，而住民不過五萬人。全縣主要的作物是粟子，住民即以之充當食物。輸出物以牛為大宗，但後來由於運輸不便，巴黎的屠夫，罕到該縣採購，於是牛業不振，而苛稅繁多；使所有牛商陷於破產，此外，該縣還產名馬和紙，也為着捐稅太多而減少產出。這大影響於全縣的財政。由於上述原因，該縣的住民，才履不全，果腹困難，類似半開化的蠻族。

杜兒閣對這樣的治區，首先着手的！是政令求公平。他曾對友人說：「我們的錯處，在於忘却：只有公平能使所有權利和所有利益，達於平衡。」

「在這之前出發，他整頓稅收。當日法國人民最感痛苦的，是對財產及地畝的徵稅；但特權階級却可免徵。免徵的數額，仍由平民負擔。為着這一原因，平民稅額極重。杜兒閣對此弊首先丈量土地，使有地者納稅，解除農民的痛苦。其次，是農民無償地建造道路。當時的英國也有這規定。但英國的管理得當，人民未感痛苦；法國由於不時徵稅，官

者免役，以致怨聲載道。杜兒閣就職後，即着手解決這一難題。他先規定每人的每年工作日，許人民折錢；同時又由縣政府頒佈修路的程序，把糧包工。這政策，不僅使人民解除了大痛苦，而且所建的路，為全法公路冠。

杜兒閣另一個統治的原則，是開明政治。這個思想，係受盧騷及耶爾德影響。他對每個政令，於施行前，常在教區牧民集會中宣佈，並解釋立法的理由。這個方法，就在十二年後，他任路易十六的大臣時，也未忘却。他明白，要使每個政策收效，應依服爾德的指示，增進人民的知識，也就是由普及教育着手。杜兒閣於是追當縣的律師和教士從事這一工作。

當日使平民感為苛政的，是軍役。法國實行這一政策，是為要奪除羅利巴哈 (Lobachev) 的大敗，是為恢復已失去的加拿大和印度。但是，凡爾賽統治者，在推行這一政令時，却許貴族，教士，高官，律師的長子稅吏，教師的免役。因為有了不公平，所以，當服役期到時，應征的人逃入山林及沼澤中，並間有引起叛變的事。李摩基縣的秩序，因之十分紊亂。杜兒閣下令每教區應出若干人，這些人只在每年的一定日子服役，及設法鼓勵人民的當兵。這實施，到後來受中央政府的指摘，遂改許教區用錢免徵。

由以上的簡述，我們不難明白：杜兒閣的設施，不類當日法國的官吏，而似高度工業發展時代的政治家。

他任縣長八年後，遇到飢荒。一七七〇年。人

民倚為食物的黑麥，粟子却完全沒有收穫；那飢荒又持續兩年之久！當日的中央政府，曾於一七六四年下令，米商地主等應出指定的市場出賣谷物，不許在倉庫附近買賣。這種政策，當飢荒時，便利於飢餓者的強買及搶劫。流氓地匪更常以賤廉的谷物運銷於高價的區域。各地官吏為維持本區內民食，多方設法禁止谷物的自由流通，並規定谷價。於是，供求更加失調。杜兒閣為防止由這個設置而生的不幸，請中央政府下令制止。同時，為救濟飢民，設立「救濟工場」(National Workshops) 的標本。在工場內做工的工人，工作的代價不是工資，而是施捨品。此外，他又按件計資，並規定每件的價格。

杜兒閣在縣長任期內，常於公暇研究學問，一七七六年，他公餘研究的結果——「論財富之形成及分配」(Essay of the Forma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Wealth)，他是十年後大經濟學家亞丹·期密著作的主要暗示者。這論文，是連載於尼娘爾的杜·旁 (Du Pont de Nemours) 所主持之 Ephemerides 上。此外，他時常前往巴黎，並與當日英國大哲學家休謨及經濟學者亞丹·斯密會見——由一七六五年基督誕日起至一七六六年十月止。

一七七四年路易十五駕崩，繼位的路易十六僅二十歲。這位腦筋遲鈍，性癖多疑，優柔寡斷，缺乏治世經驗的君主，暫不說他後日的可悲命運，當他御位時，重用馬里巴司 (Mauripas) ——他的地位，等於國王的顧問。馬里巴司重握大權後，受杜

兒閣同學的要求，昇社氏為海軍部長。

在海軍部長任內，杜兒閣的最大成績，是一掃部內聯料的積弊，為國庫節省巨款。處全國講求緊縮的情況下，杜兒閣這一成績，大得馬里巴亞們的重視，因此，他曾在海軍部內逗留一個月又十日，即轉任為財政部長。這一位置，是當日法國政府的主要機關。

早自一五五年，杜兒閣即受換內 (Quesey) 思想的影響。此後，他成為重農學派大師 (弟子兼實行家。李摩基任內的施政方針，不過是換內全部理想的一部份。現在，他既掌握路易十六政府的大權，自然要徹底實行「經濟學家」——是當時人們給換內的稱號——的主張；所可惜的，是換內已於一七五九年逝世！

雅洛美·亞道斐·布蘭葵 (Jerome-Adolphe Blanqui) 在他的名作「歐洲經濟學史」(Histoire de l'Economie en Europe) 中，曾如此地讚頌杜兒閣的就任財政部長：「杜兒閣內閣的任務，只是實行「經濟學家」的學說。這是第一次，那科學 (指經濟學) 有產生一位部長的幸運。他負責實現他的一切主張，並徹底地實驗他。」(英譯本三六六頁) 受後人這樣讚美的他，於就任財政部長的翌日，曾在呈路易十六的文書中，陳述他此後的抱負，是不增稅，不募債的緊縮方針，這方針，在財政破產的當日法蘭西，似乎是必需的。

說到杜兒閣的財政方針，可以視為是李摩基任內設施的擴大。他首先廢止強迫勞役。因為當日的法國平民，實在需要取消這個苛政。他下令：任何

人可以現金代替，就是特權階級也不能獨免。他經國王之口，在詔書上如此地寫道：「這苛政現在是落在，而且只落在聯臣民中最貧困階級的身上。」也許為着這一原因，路易十六曾說過這樣的話：「杜兒閣和朕，是唯一愛百姓的人。」

杜兒閣之減輕平民負擔的設施，還有的是取消中世紀遺留下來的基爾特制。這種制度，當創始時，也許是對於人類福利的，但到十八世紀，却成為工商業發展的障礙。他既然阻止工業的倡明，又使商業在等於獨佔形式下不能發達。因此，他於一七七六年請國王下詔允許人民的勞動自由。這一詔書，不僅給與大革命後的法國以重大的影響，而且在整個人類思想的發展史中，也留着一個重要的地位。他如此寫道：「上帝，當賦與人類以欲望時，就使勞動充當他的必需源泉，並使勞動權成為世界上每個人的財產。這種財產，是第一的，是最神聖的，是一切財產中最合法而不能剝奪的。因此，我們要取消那些人為的機構。他不允許貧民倚其勞動為生；他消滅農奴和工業，並使那些因環境束縛不得參加團體的天才，變為無用；他以無數的捐稅，使製造業毀滅，使人民困苦而無利於國家；他總而言之，他使團體中的有力會員們，團結一起，強迫最貧苦的會員，屈服於最富有的法律面前，變為獨佔的一種工具，其結果，是抬高人民生活必需品的價格，超過他們的自然率。」

接着杜兒閣決定取消高利貸，以便利商人。他於一七六九年曾在「借款」一書中，回憶他當時的設施。他在該書中指出：自邊沁 (Jeremy Bentham)

起，立法家受其暗示，都主張以法律限制利率；但還工作並不完善。他認為利率是不能用法律規定的。因此，他特地設立貼現銀行，用牠以減低資本的利息。不管他這一主張是否正確，而他總認為當日法國要發展工商業，不能把資本之供給與需要，捨而不談。

還有的是對於賦稅制度的改革。杜兒閣從老師的「純生產物」(Net Product) 的原理出發，希望把人民的一切負擔，集中於一種租稅，牠就是土地單一稅，他似乎根據換內的「經濟表」，創立他的租稅原則，因此要地主成為賦稅的唯一負擔者。這種設施——暫不說，在經濟學的原則上，本有了錯誤。——自然會引起大地主和大僧侶們的反對。杜兒閣忘却路易十六的王國，是大地主——貴族與僧侶的國家，還進一步宣稱要丈量全國的土地，並重新估定地稅。

於上述設施之外，最大的事件，在他當權期間發生的，是與谷物自由買賣有關係的問題，他受換內的影響，認「自由貿易」為天經地義的原則。他就用權力實行牠。依他的見解，以為全國谷價的騰貴，係由供需失調，因此，他希望在自由買賣的法律下，谷物可以流通。同時，杜兒閣可由這一觀點，努力於建造公路，期望由交通的便利，促進國內市場擴大，不只谷物，一切貨品都可迅速地適應需求。可惜，他忘却一宗事，那就是在谷物自由貿易的法令下，有大批谷物的輸出。輸出減少國內的供給，再加當時小麥收成的不佳，於是造成了飢荒。這人為與天然造成的危險，促谷價騰貴。本來，

是全國人民謀幸福的，現在，上自地主下迄平民，都恨他。各地開始暴動，杜兒閣對這種事件却另有他的看法。他認為：由收成不佳而使谷價昂貴，到穀子，對人力則能挽回；但農家却可受谷價的刺而增加生產。因此，他公言，目前要設法救濟的不是救濟他的辦法，而是由國外輸入谷物及以國內有用建設工廠，救濟貧民。後來，暴動風潮擴大，他及凡爾賽。對這次暴動，他冷靜地指軍警的行動。可是，當暴動掠劫巴黎的商店，並不至於對財產造成威脅時，軍警並不實行他的命令。

當日軍警的暴動，引起緊急開議。杜兒閣受二三閣員的指責，幸有路易十六深信他，未捲起大波瀾。於是，他嚴令軍隊，拘捕暴動者，並殺戮他們的首魁。至於別的非難他的谷物政策的人，也全部拘禁。他在這時候，極端地濫用他的權力，壓迫政敵，甚至還禁止重農學派要人旁蒂所辦的刊物。

我們不說杜兒閣的設施，是否適合當日法國的要求，而他的不避權貴的手腕，總非路易十六時代的三國所罕見。僅僅這一點而言，已足明白杜兒閣此後而命運。開始起來反對他的，是梯公爵。公爵為要建立鐵廠，徵收土地，杜兒閣反對他，說他不能濫用特權。其次路易十六之弟，為着牧場的害，受傳染病的損失，要求國庫補助，杜兒閣以此不可。後來這傳染病竟延全國，受害的畜牧業者爭向政府請願，最初，杜兒閣以財政緊縮為名拒絕之，到不能不讓步時，即支付時價三分之二，但僅限於損失數十分之一。他把這辦法通告各地縣長。願開的縣長，拒絕執行；柔弱的，却支出過多。

後一種人中如周廉尼，因受杜兒閣的責難，至於自殺。縣長的自殺，引起朝野的注意，杜兒閣的處境，便更加困難。給他以嚴重打擊的，是後日的路易十八，當日的皇子。他公開反對杜兒閣，並說：「現今在法國，有一個笨拙的，頑固的，呆板的人物；生成粗野而不高尚，冥頑而非果斷，笨拙而不知圓通；在行政上自命不凡，在節操上亦如此；由他的自愛而行動無情及拒人於千里之外，由他的驕傲而慳吝；對於他從未正確地認識過的公案幸福，正像他對從未見過人們的坐落；這個人，叫做杜兒閣。」「不管這種估計，多少有些過份，但杜兒閣的位，却由而動搖了。

路易十六雖然信任杜兒閣，自聽到各方面的謗語後，也開始懷疑他。當這個不幸的卡伯特，知道他的財政部長是服爾德的朋友，是不信基督教者，是捨任持而不為的人物時，曾質問馬里巴司：「你為什麼給我一個不去做彌撒的財政部長？」這時候不滿杜兒閣的他却回答道：「陛下，特爾萊（Telle）住持常去的。」原來特爾萊是會使政府陷於百

孔千瘡的人。這答語給路易十六以很大的刺激。不知道國王性格的杜兒閣，為着節省經費，一再誦路易十六在利姆斯（Limoges）舉行加冕禮，而這個註定要在斷頭台上流血的君主，心裏却要學得大的路易十四，欣賞着在利姆斯的舊劇。當路易十六效法先皇在利姆斯宣誓時，杜兒閣要他允許信教自由，而教士却把國王推倒壓迫新教徒的途上。

到底路易十六不能不罷免他。一七七六年即亞丹，斯密「原富」出版裏一年，五月十日，他就離開財政部。杜兒閣就任財政部長的期間，前後不過二十月

餘。下野後，他的友人馬勒塞爾比司（Malthusian）曾對他說：「你是太急了。」他太息地答道：「你怎能這樣地責難我？你知道，我家族的人，都在五十歲時死亡的。」這一句話，已洩露出他的心境。依但一般歷史研究者的論斷，杜兒閣的失敗，不在於燥急的設施，而在於下伯特家最後王權的沒落，是無法挽救的。

他的另一個友人莫里勒（Morellet）住持，曾如此地對他說：「你施政恰似你治物理學，反對那自然；牠却比你有力，而且不顧人類有顯著的任何手段。」但另一個人，即大革命中著名的康多塞（Condorcet）却在嘆息他下野得太早。他憤慨於法國人民對這宗大事漠不關心。他說：「人民的愉快情況，傷我的心。他們跳舞和娛樂，好似他們毫無所失。噫！我們會做了一次好夢，但可惜牠太短促。」至於服爾德就更加憤怒，使他特地寫一首叫做「獻給一個人」的詩紀念他。

下野的杜兒閣並不對哲學發生興趣。數日後，康多塞訪問他，說：杜兒閣在讀文學，和研究物理學，好似忘却了兩年前的事。他忙於化學與光學，天文學與機械學。似乎他還專心在探討並寫作：「論人類靈魂，宇宙秩序，上天，社會原理，人權，政治結構，立法，行政，教育，人類之進步」的論題。至於研究的成績，他曾發明供船用的鎢索的機械。此外，他不斷與當日大思想家，如亞丹，斯密，休謨，弗蘭克林們通信。

一七八一年三月二十日，他離開人世。留無數的作品，由尼姆爾的札旁為他刊印全集。他公刊的時間由一八〇八至一八一，計九大卷。

生其王

地獄·餓鬼與畜生



這是一篇有趣味性的文章，作者來信說：「天氣熱鬧異常，模模直說理的文字固好，但想另有大家執筆，第採輕鬆寫法，當然難見大巫，敬希附入卷末，如同湖南草台習慣以雜談殿尾，聊助一噱如何？」本文原題「答問」所以文內說：「我這題目是『答客問』『答客難』」的老祖宗，但編者為使讀者醒目起見，也正像作者所說，是為「生意經」起見改為本題，這是採取文內「純粹是地獄，法西斯是餓鬼，皇道是畜生」的意思，如有不妥的話，應由編者負責，特向作者表示歉意。

外勤記者：你題目都寫落了字，一定沒有好文章。我想回去，不要你這稿子了。

作者：我又不要稿費，你何必那樣武斷！我這題目是「答客問」「答客難」的老祖宗，你難道這就不識貨？

記者：且看你指出來的祖墳，是坐落在怎樣的山向？我好決定和你打官司不？

作者：孔家的老祖宗，我固不敢驚動。說到他老的徒弟——孟子嗎，我却是他的丁等高才生「時雨化之」我無緣。「成德」「達材」我不如；「私淑艾者」不如我。哼！却也不全在人下。

記者：哎喲！我又輸了。的確！「有答問者」是這文體的開山祖。好極了！這題目很古老。登出來時，那怕「非三代以上文章不讀」的人們，也許都想買我們的經緯月刊

作者：你三句話不離生意經，我並不是在賣「古老」，還要大熱天，讓我先拿那老「宜興壺」，轉點新「鐵觀音」，真會滑香得「腋下生風」；請一面品茶，你隨便問；我隨便答。學一回「禪堂公案」，不好嗎？

記者：好，是好。還可不比「吃講茶」。你到答不出時，請不要真學老禿的法門，隨便就給我「當頭一棒」！並且「焚風悶得，我昏昏沉沉的，請莫一本正經的盡給我安眠藥，多少配點清涼散和發笑劑，價錢橫給我向經理報賬。

作者：不會的，決不會欺你，頂多我不過顧左右而脅他

。我胖得比你還怕熱想睡，老早預備了一點自用却暑驅睡的國產西藥，你儘管問好了。

(一)問：孟子開「洋墨」，把它翻倒了。據「墨」之首盈天下，這且不管，你想，「東夷之人」，它們怎樣看法？

答：自從隋煬帝斥「東夷無禮，勿復以聞」以來，文獻不足徵也。不過「西廂記」裏：「日高猶自不明眸，你好慘！慘！」這話就你所問的看來，比劉伯溫的「燒餅歌」還靈驗得多呀！

(二)問：呸！我問的是政治；又不和你談文學。並且那兩「慘」字，在「西廂記」裏確實都是「懶」字你的悶葫蘆裏又在賣狗子狗皮膏藥？

答：你真食古不化！「文學子游」，「子游為武城宰」。你不知道麼？「慘」字是根據「宋版陳眉公原本西廂記」，不會錯的。你看！七月十九日觀音老母生日的那天，墨索里尼急著去見希特勒班兵求救，被遺棄了回來，好不傷心！它「三十六計，走為上計」。已經決定滾蛋的了。這已經够多「慘」！偏有「日高」還好不識相的傢伙！還以大使資格，捧著雙腳「重光」的訓令在二十一那天去看見老墨，傳達哈子東條的慰函。東條狗口裏長不出象牙。那封回信，無非又是老「墨」的「催命符」。你看這又真是多麼「慘」！並且日高也不睜開眼看著老墨那時的面如土色。它回報東京，廣播出來反而說：「老墨很神氣！對東條的「大東亞政策」，予以至大之感激與共榮，並以西西里戰局為中心，關於國際情勢，作種種懇談！關於這，外務當局於二十四日發表談話如左：」云云。

你看！這不是活見鬼在胡說霸道嗎？罵日高「不明眸」，太便宜它了。這簡直是瞎說黑話！倒弄得我對此無話可說，我還是唱一段「南曲」吧。

「日高猶自不明眸，你好慘！慘！」

(三)問：日本的外交官，都是那樣瞎着眼睛的麼？

答：也有瞎着一邊眼睛的，譬如欺騙非國的獨眼龍野村。也有光着眼睛的瞎子，譬如平沼內閣派去想和德意訂軍事同盟的寺內大角兩隻馬鹿大將，途上遇到「叉路鬼」，幾乎回不了國。還有昧着良心充瞎子的，比如前外相東條。也有瞎着眼睛瞎斷腿的，比如現外相重光「葵」。……數不盡的日本一班文武「戰爭犯」！不是五臟腐敗；便是五官不全。要是不然的話，它們那大的陸海空軍！我們怎敢打它，又怎能贏了它呢？伙計！

(四)問：你雖言中有物，言之成理。但終究是洋學生出身又寫白字了。誰都知道重光「葵」，沒有重光「葵」。這回你可輸了吧。

答：好在你不是宰相，「宰相須用讀書人」。「左傳」上說：「葵」猶能庇其足」。重光被朝鮮志士炸斷一條腿，早成了整脚外交官了。古傳「葵」：乃木石之怪！一足」。重光分明久已不能庇其足，若仍叫它「葵」，未免太挖苦了。應當叫它「葵」，才寫得其實，因為自從三鬼同盟以來，對軸心外交更是由武官作主，「大東亞省」又把秦 降作殖民地了。安哥拉，里斯本，斯托克頓，阿根廷只有日本參謀本部派的情報販子，並無外交可言。此外都是日本的敵國。所以外務省機關正被成了「皆無省」，只要有一個唱「獨脚戲」的人撐撐外務省的冷落門楣罷了。這就是重光葵出任外相的道理吧。假如東條倒後「末次內閣」出來，恐怕它還是最適宜的連任者。若不，就只有永井柳太郎出來，捧着大隈傳的隻脚衣鉢，唱它東京外務省壓軸子的「獨脚戲」！那「戲目」叫做「樹倒猢猻散」！

(五)問：你口講乾了。我給你包「日快丸」，潤潤嗓子。請你嚼着「日快丸」想一想，難道末次正信，還能有一次組閣的官運嗎？東條會怎樣的倒法呢？

答：不以文青辭，不以辭青意，你太呆板了。縱令東條內閣再改組，或者旁人組閣吧，在日本內閣史上都會是「末次內閣」。但他如何倒法？昨天正為這事想不透。恰巧聽說什子會的乩壇正在開着，我趕上去恭而且敬的獻

我大哥尼赫魯的生活

KRISHNA HUTHEESING 著

李 金 泉 譯

父親的逝世

我的父親的病，到一九三二年元月間，突然轉劇，幸而尼赫魯于元月廿六日被無條件地釋放，才能回來侍奉，父親當然非常歡喜。他雖然渴望尼赫魯出獄，可是却絕不肯屈身向當局提出釋放大哥的要求。尼赫魯在獄中對父親病倒的消息，也很不安，這一出來，當然也是歡喜萬分的，可是尼赫魯和父親見面的期間，祇有十日——他在這短短的十日內，每分鐘無不小心地照顧着他老人家。在二月六日，父親去世，如他所願一樣地有尼赫魯含殮在側。

父親的去世，使家裏的每一個人，都感覺得悲痛萬分，因為他不僅是一個丈夫或父親，同時還是一個特別的良友，平時，我們都受他愛護和指導，一旦失却他，真有點迷惘不知所措。我的母親是屬于守舊的一派，相信女人最大的悲哀，莫如身為寡婦。我們以為她會昏迷過去，但是出于我們意料之外地，她却自持得很鎮定，這使我們非常奇怪，但是我想她如果沒有這樣鎮定還好，因為她從此好像變成石人一樣地，喪失了以前那樣地快活的神氣了。

我很愛父親，這一打擊，使我呆了，好久不覺得他已經是去世了，我從來沒有想到家庭裏面沒有了他的情景，所以無論如何不能有沒他的心情。我的姊姊，也是這樣。在這些悲傷的期間內，尼赫魯是一

聽聞。亂筆亂動不停，定神一看，是：

日本高野山「密宗管長」臨壇。示詩一首：

無	人	憂	亡
顏	事	來	羊
見	日	藉	未
江	蕭	牆	補
東	條	坐	牢

(編者附註：這首詩的周圍與對角均須畫以虛線因排字困難從略)

據說「和真詩」(和真指日本臭味)的一位「帝大」文科的同學說：這詩妙極了。那格局是日本軍人講的，叫做「雷聲破地挖腳」。非「密宗管長」不能做，非亂筆亂動也不能傳。這你該整個的明白了嗎？

(六)問：斷它「頭來看，是「無人喪亡」。挖它「牆脚是「東條坐牢」，將它「無日本人民起來革命；或是同盟國所組審判「戰爭犯」的「特別國際法庭」，一定會這樣判決它，這我懂得，但它那頭上絞成歪斜的十字形，是啥子來歷？那絞繩上的字順的看去，是「無事藉補」；倒正是「江日來亡」，那又怎樣講解？

答：你道「挖牆脚」的笨伯，以為這樣就會開倒了我麼？你真「貴人多忘事」！那「歪十字形」好大的來歷！恐怕全世界沒有人不知道。日本受被刑，是因為侵略我東北不認罪，甘心脫逃國際聯盟時起。「遼外外租」松岡，那時代表「倭犯」宣佈脫逃的最後一次演說的最後(民國二十三年二月二十四日上午十一時二十二分)，充分發揮了它的流氓性。戰指指我們「表對中國作「架犬」的狂吠，這且放下不表。連下兒，它「真說說了！拍着胸說說：「你們都不了解日本的真意，日本好比耶穌，你們把他釘上十字架」

個十全十美的兒子和大哥，如果沒有他，我們不知道要怎樣地悲痛呢，他企圖把這打擊忘記，但是其實他比我們其餘的人，更為悲痛，他們父子之間，有一種奇特的聯帶關係——彼此親愛，友善，和了解。大哥和我們一樣地，時常受父親的訓示，一旦失了父親，使他久久好像一艘沒有舵工的小船一樣，不知道如何駕駛地任水飄流。後來，他便專心致力政治活動，但是却費了他幾個月的光陰，才過慣那種父親也未過過的生活。

日子一天一天的過去，父親死了之後，甘地和愛文 (IRENE) 的協定成立，不服從運動也就取消。大哥和其他出獄的人，因而有一段短短的時間休息，但是國民大會的工作，仍舊繼續不輟。在一九三一年，甘地出席圓桌會議去，當他還在英國的時候，聯合省 (UNION PROVINCE) 境內，發生不少騷亂的事件，把尼赫魯的注意力，全吸引住了。他終日忙個不休，我們幾乎沒有看到他開會。局勢一天天地嚴重起來，國民大會雖然不願意在甘地還未回家的時候，有什麼事變，可是事變演變得好便不久就有嚴重的軍事發生一樣地。

兄妹全入獄

當尼赫魯時常到鄉間活動，漸漸博得農民羣衆的愛戴和擁護的時候，政府突然下令，不准他離開亞拉哈巴德 (ALLAHABAD) 的市區一步。他卻置之不理，可是決定除非萬不得已，必須到外地去以外，否則，決不無故去違反法令。

在這期間內，我到拉活 (LAHORE) 去要渡二星期的假，那時候恰於十二月，可當我到那邊還不到一個星期的時候，就聽到大哥將要被捕的消息，我再也住不下去，馬上便趕回來。當我到家的第二

我民「日高猶自不明時」，頂多我不過磨突國籍，算不了瞎子大罪過。最爾這翻魔話，可直裏演神進了。耶穌是神，神是「聰明正直」的，所以這天下的十字架，都是正直莊嚴的。日本是魔，它傳的是魔鬼的「歪道」，凡是人類都不會懂的。所以魔制魔鬼，只能絞成歪斜的「十字架」，不能像。松岡發演說「十字架」。這「來歷不明」的來歷，也難怪你不很懂得。至於「無事藉」也許是「不可救藥」的「和」說法，且等事實來證明有無別解？但那「江日來亡」，究竟指何條「江日」逃亡到高野山？或「神國日本」會在某月三日由地球上滅亡，回到虛無縹緲的「高天原」去，（日本神話上的首都）？這些也許「神的手孫」它們自己多知道一些吧！照亂壇的習慣，不到時候，天機不可洩漏。時候一到，不但每個字都可講解。連那詩的形體局格，縱橫顛倒，都會說得頭頭是道，一法通萬法通的。

（六）問：難道那詩裏另外還藏着啥子神祕？形體局格，又怎麼講？你既求得那首詩，你的縮根，必定也有些神乎其祕的成分。何妨多告訴我一點日本快倒的消息？我並不想學扶乩於你生意。

答：任憑你一步逼緊一步，我還是「教打留三步」。好吧，爲着要「起信」，姑且鑿穿這法門的一角，給你窺伺一點天機。但將來果真靈驗了的話，不許又加我一個「中國出口三仁三郎」的綽號，我決不願做「大本教」的二代祖師啊！

論形體局格，那是五言四句詩，暗藏着「五四」，是指鑿法以斷日本的狗腿。那總形象徵「五」字，和東南基碑的「江」字聯起是「五三」。是要報復它出兵阻我們北伐統一的仇。再把局格縱橫，融會貫通起來看，那首詩共「二十言」，是象徵民國「二十年」。試查第「九」字爲「蕭」第「一」字爲「無」，第「八」字爲「日」。是說報民國二十年「九一八」的仇，只要到了「蕭」字的辰光，便「無日」了。「蕭」字也代表「二日」，再看那詩的外圍十四個字，好比是「牆」，而「蕭」字在牆內。這象徵某月二日，倭國竊起蕭牆之內，和上面「江日來亡」，是有因果關係的，再進一步的參悟，那「二十言」也象徵光緒二十年。要報那年「八月一日」它向中國宣戰的仇，祇要先盡我們的「人事」，不必等「蕭」的辰光，「日」早已「

日，大哥決定去孟買，因爲大嫂已經在那裏養了好久的病了，在十二月廿六日那天，我們到亞拉哈巴德（ALLAHABAD）的車站去送他。送的人很多，我們以爲政府會當場把他拘捕，可是事情一點也沒有發生，於是我們便以爲政府對他不會怎麼樣了。

因此我們回來的時候，心裏都比較寬放，可是時間到很短，因爲在一兩點鐘內，我們便接到尼赫魯和另外一位朋友在離亞拉哈巴德八英里的地方的一個小站上被捕，再度被押送到納因里（NAINI）監獄去的消息。

在一九三二年春間，自地又和其他許多人被捕，不服從懲罰，又再發生。許多婦女也踴躍參加，被捕的也不少，姊姊和我和其他許多人，也于一九三二年元月廿七日被捕，各被處罰苦監一年，住起拉克諾（LUKNOW）監牢關禁。我們在獄內住了十一個半月，扣了十五日的假期，其實我們應該更早就出獄的。當我們出獄的時候，大哥還被監在德拉丹（DEHRA DUN）牢內未放。

在一九三三年三月，當我的母親病勢轉劇的時候，政府又無條件地釋放尼赫魯。他立刻回到母親床邊來，日夜不停地在旁侍奉，和父親病倒時一樣地。母親好像不願意再活下去，可是有大哥在一起，好像就足以使她再活下去，於是，在醫生們表示無法醫治之後，他又慢慢地好起來，尼赫魯對許多事，都很能幹，尤其是做起看護來，簡直好得不可復加。

兒童的玩侶

許多不知道他的人，以爲大哥祇顧政治的活動，而沒有時間可做別的事情，其實，這是錯的。大哥對很多事情，都有興趣，不過不能

無」了。將來你會明白每一個字都有意義，此時只要盡鋤奸抗敵的人事就够

了。
(七)問：謝謝你，不但增強我勝利的信心，順便又學會了亂壇的法門，不怕失業了。我忘記問你：近日東京廣播，強調德意日三國關係不變，那又玩的什麼花樣？

答：那叫做「矮子隨高脚，自寬自解」。它的大哥山塞蒙——二十八日柏林廣播：德外交部情報司長「死浩的」君，已經替東京折穿了西洋鏡。說是「德意兩國之同盟，築在希墨兩人的私交上」云云。那麼，老墨逃了。等於德意同盟的毀滅，柏林已經公認了，但東條反而哀懇駐德公使在東京聲明：「德意兩國盟約，請以希墨兩人私交為基礎者，全屬無稽之談」云云。且不論老墨派在東京的毛丫頭，能否反對老希塞子裏承宜官的傳話。但可看出東條是多麼可憐，多麼無聊。它既怕蘇聯生氣，不敢說「軸心同盟係以防共協定為基礎」。現在分明下黨的墨氏早已逃匿不見了。它還要拾着一張撕破的婚書，誇說它們姻緣美滿。真可慘又可笑極了。為什麼東條這樣沒出息？只因爲幾年來的日本，到處失敗，人心厭倦而且恐慌極了！東條只靠每天叫嚷希大哥！墨二哥！如何有勇氣！有本事！來哄騙它家啼哭吵鬧的「神的子孫」，以免鬧翻它自己快倒的第三把交椅。不料忽然「墨二哥畏罪潛逃」，「希大哥塞子裏裏不認那個親兄弟！」連接不斷叫惡耗傳到日本。東條自然比接到它自己的書信還要着急喪胆！無聊之極，只好求墨家派來的丫頭，否認希家傳來的口信。先發着它內部動搖的人心，強裝着沒有變化的模樣！由此可見第二問答裏且高和外務省的玩意兒，不但瞎着眼睛，也是這樣昧着良心欺騙它的國民的啊！還這些，就是能證明這事所給日本的打擊，是如何的慘重！「屋漏更遭連夜雨，船殘又遇打頭風。」眼看「東京帝國劇場」快倒，「東條丸」已開始在沉沒中。盟邦的飛機和潛艇快趕上去吧！莫給它以整理或打撈的時間啊！

(八)問：三國同盟解體，它們都會倒，我很相信。但它們三究竟是一樣：或有多少不同呢？

答：自然不同！那在法家雖叫三國同盟，在佛家就叫「三惡趣」，也叫

有充份的時間去做而已。他嗜好的主要的消遣是看書，幾乎一有空的時間就看書。但是要看他最得意的時候，莫如當他和小孩子在一起，他很喜歡小孩子，而孩子們好像很喜歡他，因為不管他怎樣忙碌或怎麼疲乏，祇要是小孩子上前去問他，他總不會把他推開，反而把要做的事情，暫時擱起來，詳細地答復那小孩們所知道的事，一直到他滿意為止。

我們很喜歡看他在一天辛苦的工作以後，和小孩子們在一起休息的情景：他好象把所有的煩惱，完全拋却，本身也好像是一個小孩子似地，和其他的孩子們一起快快活活的玩着。我們大多不能像他這樣做，因為我們自覺性太強，不能忘記自己是個成人。但是尼赫魯却能夠這樣，因為他的心地，非常簡單坦白，所以一般小孩子大多很喜歡他，把他當做一個玩伴一樣地看待。

當大哥初由歐洲回來的時候，的確是個漂亮的青年，可是却有點驕傲，和一種執拗子弟脫不了的神氣。但是繼着的幾個充滿不少經驗和無限悲痛的年頭，已經把他磨鍊成像今日這樣地一個更可親更可愛的人了。他是一個有國際觀念的人，相信印度的前途，和世界的前途是有聯帶關係的，但是他還是以印度的問題為首要的，所以爲印度獨立而奮鬥，便成爲尼赫魯唯一的目的。縱使有許多人不明瞭他的爲人，不了解他的行動，可是我敢說無有一個人對他對祖國的忠實和赤誠，能有絲毫的懷疑的。

(完)

采桑子調

卓 懿

〔齊王田橫插齒〕

形雲千疊飛瑤宇，
花滿瓊樓，
月滿瓊樓，
生小阿儂不解愁。
朱顏翠袖翩翩舞，
花樣姣姣，
月樣姣姣，
十里香風和夢浮。

金笳玉帳連千壘，
百萬雄兵，
一樣雄心，
若個中原那足平，
大王意氣如虹貫，
海內縱橫，
天外縱橫，
一片旌旗映曉紅。

霓裳換得金盔甲，
一樣娉婷，
百樣威風，
錦帳千重列御營，
雙鞭掠過斜陽影，
花也繽紛，
葉也繽紛，
芳草無邊天際青。

「三惡道」，或叫「三塗」。這三塗，不只是「三條糊塗蟲」的略稱。依「大乘釋義」，是指地獄道、餓鬼道、畜生道。納粹是地獄，法西斯是餓鬼，皇道是畜生。現在老墨餓得越獄而逃進墳墓了。如果先倒老希的話，那「軸心」就會只剩下「畜生」的了。請原諒我湖南人講官話，常把「軸心」說成「畜」。這可要留心！因為地獄是老希自己受罪，餓鬼老墨！餓死了也不過鬼死成「塗」，沒甚可怕。只有畜生，牠會咬人的。並且發瘋咬起人來，不管「英」誰也好；「美」人也好。牠既咬到了「美」人，那「蘇妃呀」，更得多留神一點！一個不瘋的人，老以為瘋狗許知道它亂咬人會被人打死。或者不再咬人了。但誰不見瘋狗也有亂咬致被人圍打而死的呢？還是一同打死那瘋狗，以絕後患的好。

（九）問：三鬼既然都快進墳墓，為什麼老墨不等一歇，履行它們拜祀的「同年同月同日死」呢？老希和東條們又為什麼都還勉強活著呢？

答：老希和東條是閻王不要這樣太壞的傢伙！老墨現在也還是游魂野鬼，並沒有領到陰曹的居留證。它們除非走私，恐怕連「游六殿」都很難，將會一跌便直落到十八層地獄。但老墨為何先逃？這並不是它本身的能耐，而是意大利人，不願把國家和它殉葬合塚。所以早點把那「獨夫」趕進孤墳裏去！不過老希和東條自以為生前出了風頭，臨死自然也會不甘寂寞。或者會計劃一套傾國殉葬的「大出喪」吧！

（十）問：德國人日本人，難道不如意意大利人？為什麼甘心以全國來替

它們殉葬呢？

答：天曉得！那就看德日兩國軍民的胆量和決心如何？如果德國人能起來把納粹推倒，日本人起來向軍閥革命的話，那老希和東條們，都只有悄然追著老墨的黑影子，去夢一回「三惡同槽」。不會有更多的人殉葬。要是不然的話，你我準有一天左顧右盼的，瞧它東西兩家全體殉葬的大出喪吧，那會好熱鬧！好凄慘的啊！

（十一）問：你說的「三馬同槽」，如果出現，它們會不會中一兩「古城會」？

答：外國人怎能學得會「劇」？並且事體也太不倫不類了。它們墨二哥就靠「洋關公」吧！老墨逃是逃出來了。却沒有「斬蔡陽」的本領。何況「德製劉備」的老希，它現在自己先已不認老墨做二弟。反而「知製劉備」的東條，却硬學着武大郎叫二弟二弟的。劉備的甘夫人與夫人當年還勸不請來，而老希連一個黃臉婆子都沒有。反而老墨的臭丫頭在東京做和事老。其光怪陸離到不可思議。如果它們相信日本自稱懂得東方文化，去學這「洋古城會」的話，你該記得，褚道民讀扮過司馬懿，衝進空城，惹得哄堂大笑！但和這比起來，就還鬧笑話這一宗，究竟奴隸回本領，總會趕不上主子們！

記者：好了，好了。我因為天熱，臭蟲咬得睡不着，睡好了再來找你吃我你閒談，你把我的瞌睡都笑醒了。今晚真得吃安眠藥，睡好了再來找你吃講茶。

經

緯

拾

零

冰凍睡眠

「冰凍睡眠」(Frozen Sleep) 是最近發明的一種驚人的治療術，據說病人受這種治療時，墮入一種生物的「冬眠」狀態，這種治療術現已向醫藥界提出，等待醫生們採用了。新近在美國蒙大拿聖路易市召開的美國醫藥聯合會中，譚保大學醫學院飛船和斯密士兩位博士就把這驚人的實驗大會陳述：

「一羣裹體婦女躺在非勒代爾菲亞省譚保大學醫院床上，裹着冰塊，活像冰凍的魚，電風扇在扇着，他們的眼睛緊閉，知覺全失，由整個的形態觀來，她們已是死了。她們的體溫由正常的華氏九十八、六度降至九十度，已遠超過以為可以復活的度數。」

「在這種狀態下，消化器官和排泄器官都停止工作，據分析所示，她們的血液已不再充滿須要排泄的廢物，此時脈搏停止跳動，在這種生死難辨的狀態下，檢驗者祇有用電氣心臟儀器，才能覺察出病者此時生命最微渺的表現。」

「那些冰凍着的婦人，臥在冰床上，歷五六日之久，宛如冬天的熊眠在洞裏一樣，等到實驗者用熱劑和熱咖啡去回復她們的知覺後，她們才清醒過

來，微笑着，彷彿從一個深沉的，無夢的睡眠中初醒過來一樣，她們說並沒有痛楚的感覺，冰凍着時，僅有一種適意的睡眠意識而已。」

目前許多生物學家，根據這種「冰凍睡眠」實驗的推進。提出許多玄妙的建議，豫備發掘西伯利亞北部的冰地，希望在冰塊下面會發現已絕了種的古象或其他動物，俾科學家使這些歷史前題的生物重生。

一個報復的方法

當英國女皇維多利亞最全盛的時代，新任南美洲玻里維亞的英國公使律選圖書，那時玻里維亞的獨裁者是馬里寧奴，他公要英國新任公使，并把他的情婦請出來，要所有的貴冑都向她行禮。英國公使立刻加以拒絕，於是馬里寧奴下令把他剝去衣服，反騎在驢背上，鳴鼓而送出國都。

維多利亞聽到了這消息，氣得幾乎跳起來，這對於大英帝國真侮辱到極點了，她下令召集海軍，給玻里維亞一點臉色看，但經人家告訴她玻里維亞是沒有海港的，叫海軍去是「無用武之地」的，於是她叫了首相來，吩咐把地圖上所有玻里維亞的字樣都剪去，據說維多利亞當時親手拿了一把剪子把玻里維亞從地圖上剪下來，以示洩憤，自此以後，英國國會中的世界地圖上沒有玻里維亞，只有一個空隙而已。地理學家失了參考，政治家也指不到它了，很久以來，英國簡直沒有承認玻里維亞在世界上的存在。

困厄與腦

據說邱吉爾先生自從負起戰時內閣的重任後，頭腦的直徑竟告增大，他的帽子現在有不少，都嫌太緊。

在前次大戰中，勞合喬治也曾遇到同樣的現象，身負重職之時，潛腦的腦力，竟形之於外，他的頭似乎在意想擴大，因此頭的大小也因而變更，日理萬機戰時首領，這有帽子嫌小的煩悶。

由歷史記載而言，身膺重寄的人在應付艱難的局勢時，每產生意外力量，以完成其任務，大體而言，他們頭腦的尺寸都有增加，就此而論，人好像非到萬不得已是不會盡量利用他們的腦力，在處於困境厄運時，他們才會這樣做。

所以對世人的訓練，最佳莫過於困厄，祇有處於艱苦境遇中時，人們才會把潛藏的能力一一取出應用。

那一種姑娘娶不得

某法官根據密羅二千多離婚的經驗寫出如下許多男子的禁婚條件：

- (一) 不可以娶有一雙白皙的手，而他的母親手却因操作而粗糙的少女，她是誰不能為你的賢內助的。
- (二) 不可娶不肯安居家中或喜歡講究服飾的少女，她能使你破產。
- (三) 不可娶有父母而拒不使與見面的女子，因為她天性刻薄，虛榮心必大。



散觀世局(隨筆)

陳紀濤

墨索里尼登台了，是一般人意料得到而却又出乎意料之外的事。墨索里尼領導下的法西斯主義政權，是世界潮流的逆轉，按大勢所趨，法西斯主義絕不應存在，而墨索里尼其會，他乘機崛起，掌握義大利政權達廿一年之久。領導這個政權的墨索里尼起初還以草莽英雄的姿態出現，可是慢慢變成了舞台上的三花旦，投機取巧，欺騙怕硬，無一不是小人的作風。這種人，這種主義之衰落是可想而知的；但是他寧致這路悠久，結果自己還控制不住法西斯黨，而法西斯黨則又控制不住義大利人民，這却是我們意料不到的。

無論義大利新政權與不戰，義大利的命運是注定了；幸而與盟軍並肩作戰，倒戈向德，將來保持一個二等國的地位已算倖存的事了，否則被追而繼續作戰，結局則尤其可慘。老墨倒台，無論如何，給世人一個大教訓；這背世界潮流的政治制度與在國際間投機取巧不顧正義的縱橫捭闔手段，其結果則是失敗無疑。那麼，假如像東條領導下的日本法西斯政權，還能繼續存在，真是豈有此理了。

★ ★ ★

觀察日本，我們中國人可以說最深切，當係我們感受其害最深切之故。我們從來沒有把敵人估計過低，因此我們準備以長期抗戰相對付，可是我們也從來不把牠估計過高，認為牠永會不敗。所以我們們爭取物質和時間，可能的把牠一擊而潰。最近英美人士中間，顯然有一部份又把日寇估計過高了。

他們甚至於以敵人機毀跳傘為詫異。美國有一位駐東京有二十餘年久的記者說，這種地方固然可以表示這種人的優點，但實在是在是未遇見強敵之故。他喚醒同盟國注意，日本這隻紙老虎非戳不可，如不戳，始終是紙老虎，戳深了，戳破了，日本人向你喊「大君」也是不難的事。我同意這位記者的說法。日本一切是以虛偽欺詐為主，他們受了武士道精神教育的遺毒，當然不能一點「表演」沒有，但真正遇到了強敵（如我們中國），他也是同樣舉起手來投降的。那位記者另一段說，日本民族在國內是極為文明的，到了外國則變成野蠻，其原因故他歸罪於日本軍政施行壓制，遇機則不能不發洩一點氣。日本人在國內斯文恭順，鞠九十度躬，奴顏婢膝，是有的，但至今日本鄉間還遺留著「試刀」的陋俗（一個武士新買一把刀，可以隨便到野外去殺幾

個人，不但不獲罪，而且鄉里均為之道賀。此刀以殺人愈多愈寶貴！）所以真正的日本文明，由日本鄉間之殺人如草的一點可以代表。有人說，中國的文明在鄉間，日本的文明在城市，但是虛偽的。中國鄉間可以到處尋拾古樸之風，而日本鄉間，白晝行劫，殺人越貨，則到處可見。所以我們說日本確確實實是個野蠻民族，一點也不冤枉牠。

★ ★ ★

義大利一投降，巴爾幹風雲馬上要變色，可能秋風凋零以後，盟國環攻柏林，老希當即會退不台怎麼久了。在今天，推測一下老希的結局，也不是毫無意義，我想他 結果，不外以下幾途：

一、自殺 這倒無礙，自一九三三年登台後，叱咤風雲，可謂不可一世。但這個「英雄」是過於神勇的，可能當盟軍圍攻柏林之日，他以自殺了却殘生。這雖然從實質方面判斷。

二、被殺 當他把戰火引到家門，而無法解決的時候，他的部下，可能把他殺掉，以求和平。

三、被拿被槍斃於荒島，這則結局不甚可能，因為他還沒有拿翁那副英雄氣概。

四、戰死 這也是一個可能的死法，因為老希死不認輸，也許背城借一，以身殉國，這倒不失為善終。

★ ★ ★

從種種方面，我可以預測，圍攻日本的局勢是這樣的：一、美海空軍從阿留申羣島漸漸逼近千島

心理的安慰

王平陵

已是秋天的季節，天宇淨潔無塵，彷彿一塊透明的玻璃。老天爺像要在這季節舉行天空大掃除，把那些雲霧霧障，掃除得乾乾淨淨似的，陽光照到大地，清朗，和煦，幾疑心是夏天落山的夕陽。人們儘管健忘；但總忘不掉秋天是登山玩水，飲酒賦詩，盡情享樂的時候。以前在南京，那玄武湖的殘荷，棲霞山的紅葉，又要吸引無量數的遊蹤，在湖上逍遙，山頂盤桓了吧！可是，此時此地的秋天，與往昔兩樣了，每天早晨，當美麗的陽光，從南山脚底，爬上南山的枯樹尖，慢慢地上昇時，住在這裏的人，無論是誰，都思着說不出的憂鬱症，愁緒層層，笑容全消，並不覺得秋日之可愛。因為在最近一個月來，老天爺像特別為兇惡的敵寇，創造一個「轟炸季」，正是敵機異常忙碌的日子，他們是不肯錯過這樣一個肆虐作惡的機會的，他們要捉住季節的便利，飛機加重我們的痛苦，好使他們的殺虐狂，獸性的衝動，發展到最高點；所以，祇要待明朗和煦的陽光，行近中天，那懸在屋後山峯的信號——一顆紅燈籠樣的圓球，便在人聲鼎沸聲援中，從容不迫地掛起來了。

敵寇從漢口機場上，不時派遣七八十架，一二百架的機羣，在我們神聖的領空，作長途的飛航，僅僅是往返一次，也得要耗費二三百萬日金的汽油，再加上機件和炸彈的損失，飛機被打燬，駕駛員丟棄了生命，以及飛機續航力的減少等等，可見，他們直接間接化費的血本，實在是一筆不大不小的數目；不過，他們收穫的代價，究竟是什麼呢？我們決不是小看「大日本」的紅武士們，你可以在被轟炸的廢墟上，作一次切實的巡禮，這不是祇有幾座破爛不堪，用竹枝木片夾起來的古屋，遭了不白之災，（好在這些破爛的房屋，在戰爭勝利結束以後，我們自己也必須從根拆燬，重建新式的層樓的。）這不是祇有無辜的老百姓受了肢解的酷刑，使身體和四肢頓時分了家；甚至荒涼的山原和田莊，由於他們的努力，代我們鑿通了無數蓄水的池沼，拋許多大炸彈在嘉陵江揚子江中，把成千成萬的魚類，燒得爛熟，赤條條地浮起在水面上，也算是他們轟炸的成績呢！歐美交戰國的機羣，要轟炸的，是軍事上可能發生作用的裝備，如果以老百姓的生命財產為對象，或誤擲在不設防的地區時，那就是駕駛者的低能，也就是國格上一件不可洗滌的恥辱。而素以「武士道」自誇的日寇，除了和我們的老百姓開開玩笑，就無能為力了。住在這城市周圍數十

，先在千島登陸；二、美英海空軍肅清西南太平洋日軍根據地以後，收復馬尼刺，關島，威克島。三、中國陸空軍將日軍逐退至華北東北；四、大勢既成之後，連續不斷的轟炸，和收復既失的土地，使日本無論軍事政治都瀕于絕境；五、最後的解決，必加入英聯的空陸軍的力量。

這種次序也容許有先後，有參差，但日本之敗，必由於這種種種因素，可斷言。我們不敢輕易盼望日本內部如義大利發生甚麼變化，雖然不是不可能，甚而暴發起來更厲害，但希望必須讓牠切切實實飽嘗戰爭的痛苦，有澈底覺悟以後，才能和他談和平。

老實說，對希特勒墨索里尼還可以惡罵目之，加以憤慨「英雄」式的寬恕，因為樹倒猢猻散，可能翻起的人不再與風作浪，但像日本這個國家，東條不過是幾千萬人中的一個象徵，一個代表，真正的怪物是他那羣成千成萬的少壯軍人，如果不一齊把他們打倒，將來不知其還有多少東條出現呢。禍遺無窮，將不堪設想。

我們主張對德要「無條件投降」。對日本「無條件投降」之外，還有逼他「有條件的保證」，讓他自動地擊毀一切軍事力量機構，作他無條件投降的保證。

（七月廿九日最熱的一天）

皇的人們，都已看透這機的不人道，背棄一個文明國家所應守的戰爭道德，他們的炸彈，是到處亂丟的，毫無選擇的，當這機砲臨我們的領空，你要是仍舊坐在屋子裏，那就有坐以待斃的危險；殘酷的現實，教訓了這裏的民衆，都認爲要抗拒這機砲的轟炸，就祇有把防空洞打得堅固結實些，準備擊中一千磅以上的大炸彈，尤其量不過像對頭頂輕輕打一記小鼓，那些長途跋涉的寇機，也就祇得徒勞往返了。因爲這樣，自然會逼着政府和人民重視這市區的消極防空，常常作第二生命似地保管各處已打好的防空洞，而防空洞便成爲每個人生命的保險箱了。誰都渴望鑽進最安全的洞；誰都想尋到最堅實的地點，設法打造最保險的洞。

在胡希和住宅的後面，是一座不高不低的山峯，山上的樹，還沒有成林，僅有幾根瘦削的矮松，一片不知名的青草，此外，就是野狗孤鼠任意挖掘的荒墳。山的表皮是黃沙土，約摸有七八尺高，頗爲堅韌，堅韌的程度，一般風化的古石，是不足比擬的，何況山的內腹，完全是綠綠的水成岩，縱沒有純青石那麼堅硬；但還是一座整個的石頭山。因此，在這裏，三年以前，就打成了一個聊勝於無的洞。

三年前，寇機的轟炸，是不算十分勤力的，疏散在四鄉的居民，並不以爲敵人從漢口派遺來這裏工作的機軍，將有任何可怕的變故波及到他們的生命，波及到生命之外的一切。胡希和預料鬼子們在

軍事上打了敗仗，一定會派機到後方來洩憤的，他常懷着過度的熱情，到鄰近這山峯的住戶，竭誠遊說，勸他們及早爲生命的安全打算，趁人工賤，物力還不怎樣艱難，拿出一點錢，在這山峯取堅韌的一角，鑿通一個可靠的防空洞。無奈，當寇機還沒有把左一條巷，右一條街，由機上丟下來的燒夷彈，燒成瓦礫場，把成千成萬的資財，隨着活潑的生命全都埋葬於火窟時，決沒有一個人贊同胡希和的建議的，胡希和勸告的態度越真切，越容易引起他們的譏笑，嘲諷他的胆量比耗子還小，是一個貪生怕死的弱者，是把自己同生命，重於一切的自私自利者。其中也有明白胡希和底細的人，知道他過去曾經統率軍隊，和北洋軍閥在汀泗橋費勝橋一帶，打過激烈的血仗。他們要研究他在過去爲什麼不怕死，而現在爲什麼這樣怕死？

自以爲聰明的人，便提出他的理由，滔滔地答覆那些歡喜對無關痛癢的問題絞腦汁耗心血而終於得不着什麼解決的人們。他以為：「胡希和在北伐時代，是一個年青的小伙子，一個威風凜凜，殺氣騰騰的張飛，同時，手頭又沒有錢；所以，每逢交鋒打仗，老是騎一匹馬，跑到最前線，在槍林彈雨中，指揮軍隊，潮水一般地前進。」

「現在不同了。」旁聽者之中，有一個人搶着附和說：「現在，他老了，聽說又在國難中撈到幾個錢了。」

「所以現在怕死了，要勸我們拿出錢來，打好

防空洞，保全他值錢的生命了。」這是他們一致附和的結論，哈……哈……哈……一陣得意的笑聲。

像這一種方式的談論，他們每在胡希和三番四覆，不嫌其煩地勸告之後，總得要背着重複一遍的；但常常重複，也就挑不起怎樣濃烈的興味；不過，他們在未見寇機作惡之前，出錢，比轟炸還可怕，能不出錢而有防空洞可躲，是最合理想；倒不一定存心反對胡希和的建議。他們還盼望胡希和慷慨捐一筆錢，基於「提倡公益」的原則，自動打好一個防空洞，給大家方便呢！其實，他們決不窮，你祇要在賭台上看他們玩「沙盤」，Show Your Hand 錢麻雀，輸贏四五萬，而不變色，滿不在乎的樣子，你斷不會想到他們爲了自己生命的安全——集資打一個洞，是那麼地吝嗇，吝嗇到犧牲一個錢，比要他們的命還要痛苦。他們也知道鬼惡的日寇，是不至於對他們特別優待的，未嘗不明白能够提前打一個洞，不論在那一方面說，總是無礙無害的；所以，他們也不過分刺激胡希和，至多是把說慣了的幾句枯燥無味的話，重複若干遍，聊以解嘲，借此文飾一下自己的吝嗇而已！

胡希和爲要打造一个比較結實的洞，在幾個擁擠的鄰居們之前，根據理論和事實，把勸告他們的話，已講盡講絕了。他曾邀集大家開過談話會，在一大篇「憤乎言之」的開場白中，特別強調下面的意見：

「我們不遠萬里，追隨政府來到這裏，誰都吃

「靈千辛萬苦了，我們必須保全一條命，重回到自己的老家的；你們都比我年青，在抗戰勝利以後，還有一大段光陰，大有作為呢！生命是無價之寶，而你們的生命，還比我值錢呵！在最後勝利屬於我的時候，全團狂歡慶賀的盛況，是可以想見的，難道我們不要參加那歡欣的隊伍中，暢快地發洩一下六年來深淵的痛楚嗎？日寇作威作福的時間，不會很長久了，我們祇要熬過這一段艱難的時刻，就可以出頭了。你們千萬不要吝嗇極有限的錢，把最寶貴的生命，在寇寇已到覆滅的前夜，作不必要的浪費呵……」

當他力竭聲嘶，反覆說明這一層理由時，自然也有少許人深表感動的，他們極願意幫忙，可惜是有心無力，愛莫能助；而大部份到場的人們，就都是有力無心，不以為意，愈覺得胡希和是貪生怕死，是長敵人的威風，短自己的志氣，要不是彼此面熟，一定會譏笑於愛國愛民族的名義，報之以「噓」，使他當場難堪，無法下台的。

胡希和說完了，大家寂然無聲，超過普通靜默的時間。他常常提出若干問題來，例如：洞要打多少長，多少寬，要雇幾個工，打成了，要不要揀木料……等等，故意逗引大家的話匣子；可是，始終沒有人接着他的話線說下去，祇聽見刺瓜子花生的聲音，咳嗽的聲音，臀部坐久了有些不耐煩，時時移動竹椅的聲音。

胡希和已預感到開會是徒然，自己掏腰包招待

他們，在到場者的心目中，決不會感謝的。也許浪費他們的時間，連累他們少打幾圈牌，少玩幾圈「沙盤」，在他們是神沒法補償的損失呢！

當胡希和知道大勢已去，將要宣告散會的一剎那，忽的，一個粗大的聲音，擊破靜穆的氛圍，大家急於要散走的脚步，在無可奈何的情形下，又祇得停住一剎那。

「我第一個高舉雙手，贊成胡先生的建議。至於你們贊成不贊成，我不管！總之，我是贊成的。」胡希和側過頭來，把眼珠透出深處近視鏡的邊緣，從暗處籠罩着的屋角裏，用力瞧的瞧了又瞧，才知道這是一座山峯的地主孫士俊老先生。還在

他真是一個意想不到的奇蹟，他住在這裏快三年了，從沒有發覺孫老先生能夠爲了大眾的幸褔，表示這樣慷慨的仁風。孫老先生一面發揮高論，一面還幫同胡希和鎮壓會場的秩序，勸迫大家再坐下來，聽完他所要發表的意見。這意見，實在是他考慮又考慮，一直考慮到快要宣告散會的時刻，恐怕錯過機會，不問這考慮是否已經成熟，急於從他漏斗管一般的嘴巴裏，突如地衝出來的。

大家拍一會掌，算是對孫士俊表示一點無關得失的敬意。

孫士俊繼續說：「胡先生如果看中了我那座山，可以打防空洞，我不要報酬，當業捐出。」

胡希和立即走近他，抱着說不出的惆悵，熱烈地讚許他的慷慨，佩服他能於緊要關頭，急人之難

，連連伸出大拇指，說他具有古道熱腸，是三代以下不可多見的人物。孫士俊舉眼，摸一摸光禿的頭亮，又像考慮什麼似的。胡希和便放鬆他的手，仍回到主席的崗位，怡色悅色地微笑，企圖把盡在不當中的要求，在微笑中隱隱地露出來；但他們的腦系組織好像對任何事的感應，都是遲鈍的，麻木的，就是對於生命的危險，也是茫然然，惟有一觸及錢的問題，他們的神經可說是特別的敏銳。他們已知道不妙，都鼓起嘴巴，面面相視，一言不發，讓堆在胡希和面頰上的一層薄薄的笑痕，在冷落中自動地消失。

胡希和氣得把頭低垂着，也是一言不發，室內回復到死一般的沉靜。

到場的人們，都渴求散會，比躲在防空洞裏，切望解除警報的心情，還要急切。他們無不責怪孫士俊這老頭，爲什麼要節外生枝？讓他們吃飽了胡希和的茶點，輕輕鬆鬆地散會，多麼圓滿。他們個個拾起頭來，睜開火紅的眼睛，死盯着胡希和十分不愉快的臉，像含着說不出的怨意似的，渴求散會的目的，沒有如願；並沒有瞻前顧後，想一想那些來賓們所渴求的目的，正和他却相反。他拖着一雙笨重的脚步，像他從前在山西做縣正堂，蹣跚了四方官步似的，慢慢地踱到胡希和的面前，低聲下氣，鞠躬如也地說：「胡先生！錢呢？你有錢沒有？打防空洞不容易呵！你知道。」

「是的。是的，我知道，知道。」胡希和不住地應和，意思是大家重視這問題，明白這問題的嚴重性；并且要大家知道今天開會的意義，就是為了減輕問題的嚴重性。

他和孫士俊如同唱雙簧似地提出錢的問題時，已到了會議中最精彩的一幕；可是，當場拍掌的人，依然少到等於零。待他們終止雙簧的演奏，才發覺這些參加會議的來賓，都三三兩兩，偷偷地散走了。

孫士俊望着他們默默地走出去，他的希望已變成絕望，便齊齊領口，吐出一縷酸氣，對胡希和說：「一把拖住他，誠懇懇懇說：『你慢走，慢走，我們再談談，孫老先生！』」

「好的，好的，我聽你吩咐，」孫士俊噁噁地回答，站在那裏，等候他再說下去。

「孫先生！你能經辦這件工作嗎？」

「你是當地的大紳士，我相信你要雇幾個工人來掘洞，當然不成問題囉！」

孫士俊冷冷地笑了笑，表示極有把握的神氣，肯定地回答：「胡先生！祇要有人肯出錢，我負責。人家用一個錢，我祇要半個錢，人家要用半個錢，我不要化錢，我在十天之內，交你一個最靠得住最保險的洞。」

「好極了！孫老先生！我拿出五千塊錢，你去辦。五千塊錢嗎？」

「夠多了！夠多了！」孫士俊邊說，邊在拱手。

胡希和立即開了一張支票，拉在他掌心裏，憤憤地說：「我爲了掙一口氣，老先生你要負責到底！」

「你放心，儘管放心。我孫士俊不容易承認，承認了，就比辦自己的事，還要起勁。自己的事，我例是辦得不滿意，」說到這裏，把話頭微頓一頓，從鼻孔裏竄出一股古怪的笑聲來，哼……哼……：「我是天生的奴才骨頭，幫別人的忙，無有不叫別人感到特別的稱心。」

「那就再好也沒有了，孫老先生！」

孫士俊雙手握緊五千元的支票，荷……荷……：「裝出哭一般的笑臉走出去，他那雙笨重的脚步，也輕快起來了，本來是疲倦乏力，時刻打呵欠，連說話都沒有氣力了，忽然得着神助，昂起頭，挺胸凸肚，趾高氣揚，如同一個開赴前線的戰士，他搖頭擺腦地考慮這一注款子的用途：

第一，爲妻代胡希和掙一口氣，就決定策動自己的親了，大兒子，二兒子，小兒子，以至於家裏的女人和老媽子，都即刻在山峯的最容易見效的地點，開始掘土，他們的工資，是十塊錢一天，外加伙食費每人又十塊錢，是採取包工的制度，完全在五千元這一筆數目字裏報銷。此外，就準備把自己屋後那一座已經倒塌的豬窠拆卸下來，運用那些早

失掉作用的爛木頭，塞進洞裏去，算是打好了萬無一失的木樁，而每一根爛木頭，就說從遠隔數十里外的河邊出重價運來的，一共祇有二十根，就用在五千元這一筆總數裏，再報銷六百多塊……諸如此類方法，孫老頭都計劃得很週到，他深有所知，明，總得可以在取得胡希和十分信認的情形下，把五千塊錢全部銷耗的；并使胡希和能在一股但求有洞可躲，決不肯出錢的來賓們之前，掙一口氣，如期交出一個「聊勝於無」的洞。他樂得漂亮一些，大方一些，表示全盤義務，不必需索任何報酬。

這一個「聊勝於無」的洞，竟在十天之內，算是完成了。當他把一切的工程，正式在胡希和面前，作一次非正式的報告，并且領着他踏看洞的全部構造時，大言不慚地說：「胡先生！你瞧！洞的長度，雖然不到兩丈五尺，寬度，祇有六尺多；但是，非常堅實，敵人一千磅重的炸彈，決對炸不平，打不穿。你知道，現在人工不便宜，糧食也很貴了，我不過化了你五千塊錢，我並沒有要你的報酬呵！」

「是的，你辛苦了！」胡希和在踏看以後，聽他的直覺，似乎工作的成績與用去的資金，並不相稱；但基於孫老頭真的沒有在自己的名義上，報銷了一個錢，依舊不得不口是心非地敷衍了幾句。

孫士俊滿以為有了大功一般，氣昂昂地走開了，意思是，還得要胡希和另外想出一種「名利雙輝

的辦法，安慰他的勞苦的。

這就是在三年前，由胡希和出錢，孫士俊出力，打好的那一個「聊勝於無」的洞。

的確，在三年前，這座城市的四鄉，因為敵機的毀滅工作還不至於認真的緣故，是不覺得「打防空洞是一件『必需』」，當敵機像雷了寒熱病似地間或來光顧一二次，那是不肯出錢的來賓們，是不好意思因利乘便的，假使胡希和不表示可否的話，實際，胡希和之毅然捐出五千塊錢，僅僅是給大家看，即使誰都不願出一個錢，他仍能把防空洞打好，他雖然沒有發出請柬，再準備豐富的茶點或酒席，歡迎大家到必要時來防空洞避難；但決不拒絕他們的光顧，如果他們肯領情。

中國人是酷愛面子的，什麼都可以犧牲，祇有面子不能讓步。惟當兇惡的敵機，驕傲地在天空盤旋，大家就心都有中頭彩的那時刻，就立刻認定生命重於一切，所謂「面子問題」，便退居於次要或承爾較重要的地位了；因此，胡希和即不發帖邀請，恭候光臨。他們在敵機的威脅下，爭先恐後地趕奔到防空洞，揀選最高，最結實的地點，躲藏各自的活屍的。

三年前的五千塊錢，以今天的物價來評衡，實在此比五十萬法幣交換的物價還要多，胡希和就實不熱悉當地的情形，對於打防空洞更不專門家；總覺得孫士俊的自告奮勇，能覺誠意可感；但以工作而論，是那地地備等於零，充其量祇能到「聊

心理的安慰

勝於無」的程度，在任何方面說，都無法使他稱心。然而，要孫士俊負責這件事的人，是他自己，他如果不滿意孫士俊的工作，就等於反對他的自己，他為了必須顧到自己的「面子問題」，當着大家的面，無法不隱忍難言的委曲，硬着頭皮，運用中國成語字與裏所有好聽的成語，例如：「勞苦功高，見義勇為，修子修孫，萬壽無疆」等等，誇耀他的勞績。至於那些「不速之客」，反正沒有從自己腰包裏掏出一個錢，敵機在三年前的轟炸，既然是略整人事，他們但求有洞可鑽，即不必感恩於出錢的胡希和；而對於經過這一件工作的孫士俊，總以為是公認無量的，就算他在工作的進程中，乘機揩一點油，好像是他的心血和勞力所應得的報酬。

現在，又到轟炸的季節了。敵人在各方面的戰場上，這一年來都賠本的，他們愈圖想出一個逃離的方法，於是，今年的轟炸，似乎和往昔不同了，剛剛交到六月的下旬，就像有預定的計劃一般，大炸而特炸了。胡希和曾在已被炸中的防空洞，親自觀察過，才知道孫士俊負責打成的洞，決不能承受敵機上丟下的一顆手榴彈，他非常惶恐，不自覺地自言自語起來：「我的媽！我們的防空洞，多危險！不要說中頭彩，就是離防空洞週圍落下一個輕磅的炸彈，立刻會全部崩潰，把大家活埋的。」他又發現了一個原則，就是，與其躲藏不住的洞，寧可呆在屋子裏，坐以待斃。

這以後，他便常常指指孫老頭負責打成的洞。根據炸彈的輕重和爆炸力的大小，來說明洞的安全與危險；這些話，是孫老頭覺得十分頭痛的。他自願給敵機炸死，可不要聽任何人對於他打成的洞有什麼閒言冷語。動搖一般避難者的信心。他知道，大家懷疑到防空洞，就是懷疑他的信心，懷疑他是偷工減料，在工作中揩了油，賺了錢。不過，胡希和的話，是經他實地調查以後的報告，孫老頭已無法找出充足的理由，粉飾自己的缺點了。他祇得曲圓其辭，在胡希和面前哀求苦訴：「胡先生！我是吃驚的，我每天在關帝老爺的神座前，竭誠禱告，求菩薩有靈，為大家阻止敵機，送住那些駕駛員的眼睛，如在暗中摸索，找不到投彈的目標，我并且從半夜起來，默誦金剛經，替大家消除災難，你們都不知道呢！為人不做愧心事，敵機上的炸彈，斷乎不會拋到你頭上來。」

「噢！這幾年來大家能够相安無事，都是孫老先生的求關帝老爺的功勞。」胡希和翻一翻淡越越的白眼，含酸帶嘲地說。

的確，這一位替人家消除災難的大慈善家，是常在半夜裏打起禱數，或在天將黎明時敲響晨鐘，劈裏啪啷不休，在他自己築在山頂上的一座孤廟裏，妨礙左右鄰居的好夢的。他相信敵機上那些駕駛員雖然不是亮眼的瞎子，而炸彈畢竟有眼睛的，像他這樣的大慈善家，炸彈真會對準他的頭心擲下來，菩薩的神幣，也會輕易地把炸彈掃開，或在神幣一揮之下，停止爆發的。他覺得防空洞的作用，不

總是給大家一點「心理的安慰」，有若無，或聯勝無類，都是不成問題的。最嚴重的關鍵，還是在心

光明，問心無愧，才能求得「心理的安慰。」

在每次空襲時，胡希和從沒有躲過自己出錢打

的洞，他老是跑到距離半里多遠的另一個高峯上

去，那裏有一個比較結實的洞。他不怕人家暗暗地

費嘲，也不動人家跟着他跑，轟洞，是人們的信仰

自由，任誰不能亦不必勒迫，反正所要保護的，是

自己的命，自己既清願炸死，當然有稱好漢的資格

。胡希和是在沙場上拚過命的人，而且是一位最

勇敢的戰鬥者，他並不是怕死，巴不得能再有機會

和敵人作你死我活的決鬥呢！儘管那些決不肯出錢

的好漢們，都是孫老頭的忠實信徒，祇求心理的安

慰，不要實際的保障；可是，胡希和已預料勝利就

要臨前了，他不能不適當的保全自己的後餘生。

於是孫老頭絕對不承認自己負責打成的洞，是一個

「勝於無」的洞；但胡希和決不盲目地附和，他

所堅決信任的，是實地考查的結果，是洞的高度與

炸彈輕重的比較，是岩石的性質與洞的內部構造，

是否能夠得住炸彈的壓力。因此，他又在舉行第二

次會議，請上次那些參加的來賓們再度集議，再談

在太迂腐了，他真不像是會經在沙場上拚過命的人

。現在既有一個現成的洞，何必還要再費週呢！

孫士俊的機會又來了，他在大家沉默的時候，

便站起來，大着聲音，表示他的定命論——這是他

一向深信不疑的防空洞哲學。

「……無論怎樣堅固的防空洞，都是靠不住

的，世界上就沒有一個靠得住的防空洞。」他如同

做八股一般，先來一段「起綱」，或者可說是文

法上的一種承上接下的提線，以後他便把話鋒引到所

要表白的方向，避免廢話，很經濟地說下去：「最

靠得住的，是大家的心，心地光明，無論什麼洞，

都能得到心理的安慰。」說到這裏，他看一審四

座的人來，都像聽如來佛在台上講經的佛徒們，

肅到到一點聲響都沒有，立即放高嗓子，叫出他的

結論：「防空洞究竟有什麼用呢？他不過給大家一

點心理的安慰罷了！」最後，他順口提出新的要求

：「我希望各位再給我三五塊錢，讓我在菩薩的座

前，買幾株香，添些燈油，唸唸金剛經，替大家消

消災難，就什麼危險都沒有了，我祇要你們拿出三

五塊錢呵！」

滿堂轟起劇烈的掌聲，比敵機丟下來的炸彈還

響亮。他們都覺得是從沒有做過愧心事，都是心地

光明的人物，深信這一位活菩薩為他們打成的洞，

一定可以讓大家的心理上得到充分的安慰的，便同

如響應似地把荷包所有的錢，盡量掏出來，「必

恭敬之」地交到這一位大慈善家的手。

就這樣，在孫士俊的荷包中，又平白地添起一

注可觀的數目。

胡希和是無法打退他們的熱忱的。他們都算着

得着會議的結果似地，滿懷着無限的歡欣，笑嘻嘻

地自動散會。

這以後，胡希和祇能譬如在逃難時多丟了五千

塊錢，既然把錢捐出來了，他是準備損失的，關於

防空洞的一切，決不願再過問了。

是一個月明如畫的秋夜，銅盤似的月球，在無

際隔的碧空，慢慢地行走，從冰涼的銀鏡子放射着

的閃光中，使地面上的秘密無法藏躲，祇聽見人類

的腳步聲，嘈雜聲，隨着秋虫的叫鳴，以及不知何

處傳來的秋聲，逼着許多線在牀上，留在屋子裏的

人們，都提心吊胆地聽着微機微的夜聲。胡希和正在

這時候，起來登坑，打開屋後的窗簾，山頂的孤寺

裏，正在發出斷續的鐘聲與大數的梵樂聲，接着長

吟經的聲音。「這老頭得着大家的錢，真在與人消

災了。」呼……呼……呼……他不自覺地笑起來，

隨即轉身到坑邊，似乎聽不到鐘經的聲音了，也不

打鼓敲鐘了，待他掩着鼻子，燃着一根烟捲，一種

急迫的需要，迫着他把坑蓋揭開時，忽從清快的夜

風中，從山頂的孤寺裏，吹來一陣異樣的香氣，直

撲鼻管，沖淡了坑上噴出的不可向避的臭味。他恍

然感悟，原來這老頭築在山頂上的孤寺，除吃素除

經之外，還有一種微妙的作用的。他才明白這一位

大神士所以突然變成大慈善家的原因。他百思不得

其解的疑團，現在得着澈底的解答了。他化費了五

千塊錢，也總算換到一點心理的安慰。

經緯叢書第一種

卓麟著

(本劇)

齊王田橫

經緯出版社最近出版

中國文化服務社總經售

本書是四幕的歷史劇，取材於史記，以齊王田橫及五百壯士殉難為題材，內容豐富，情節生動。同時本書又是詩劇，其中所插歌曲甚多，匠心獨出，辭藻秀美，尤屬難得，凡愛好文藝的青年均應人手一冊。

每冊零售六元

軍冠墨水產國

天馬快乾墨水

純淨不變 絕無沉澱

流利快乾 不蝕筆尖

品質堪與派克墨水爭美，保證可與派克墨水化合融和。價格低廉，購者請速。

大風化學工業社出品

重慶老衙門二號特一號



Quink

友良墨水克派

江 南 貿 易 行

等料油械機種各及料燃體液：運 經
 廠料油力動會員委源資署工兵：理 代
 行油孚美
 行油源豐處理經亞細亞
 廠精酒興中江內：辦 自
 廠工化南江慶重
 號四特路權民址地：行總慶重
 號八四〇二四話電
 號八四六一號掛報電
 號九十六路東城環址地：行分明昆
 號七四四四號掛報電
 橋三址地：行分陽貴
 轉號五七六六號掛報電

中 國 農 民 銀 行

辦理農村合作貸款

經營銀行各項業務

承做國內各地匯兌

收受各種儲蓄存款

代辦信託保險業務

特辦土地金融業務

分支行處 遍及全國

四川省銀行

總行

重慶

支行

合川 遂寧

分行

萬縣 內江 成都

辦事處

夾江	鄞縣	整江	彭縣	綿竹	中江	趙鎮	榮昌	新津	廣安	富順	宜賓	雅安
劍閣	新都	安縣	潼南	犍爲	西陽	鄧都	南川	灌縣	閬中	蒼江	達縣	西昌
松潘	大足	資陽	長壽	廣漢	南部	茂縣	江津	眉山	太和鎮	瀘縣	樂山	溫江
鄰水	大邑	岳池	崇慶	仁壽	大竹	峨嵋	西充	三台	涪陵	綿陽	茶店子	南溪
武勝	銅梁	德陽	梁山	邛崃	資中	合江	隆昌	廣元	南充	新橋	蒲江	彭山
榮縣	忠縣	開縣	什邡	洪雅	江安	石橋	敘永	巴中	黃桷樹	宜漢	樂至	威遠
渠縣	安岳	永川	璧山	中壩	奉節	雲陽	自井					

「六六九零」爲均處行支分總 號掛報電

聚興誠銀行

歷史悠久
信用穩固

總行 重慶

分行 成都 萬縣 漢口 昆明

支行 上海 自流井 南京(移重慶) 蘇州(移上海)

支行 貴陽 長沙(移沅陵)

辦事處 新都 趙家渡 石橋 內江

瀘縣 宜賓 遂寧 嘉定

五通橋 常德 衡陽 北平

宜昌(移萬縣) 沙市(移重慶) 老河口(移重慶)

市區辦事處 上海 八仙橋 成都 祠堂街 重慶 上都街

靜安寺 成都 筵泉街 重慶 都郵街

本行經內政部發給執照字第八三二八號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第一類新開辦
重慶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登記證字九六七號